

山西通志

册五十八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一

天隆丁未歲大旱命于齊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陵山碑記 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震榮而至 五 恩 係 以 博 雅 廣 而 具 觀 觀 高

下 藝 文 心 計 記 一 文 輒 異 畢 靈 山 悉 萃 謝 王 靈 以

北齊 數 北 赫 靈 亦 百 靈 合 靈 氣 在 王 濟 故 樂 千 州 世 傳 封 同

之 類 韓 陵 山 碑 記 之 處 自 皇 朝 以 北 丈 之 未 回 溫 子 昇 寺 茲

昔晉文尊周蹟宣于踐土齊桓伯世威著于召陵蓋道冠諸

侯勲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

磨滅立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刑

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

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

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殞珪人物

山西通志 卷第二百一 藝文 一

既盡頭會箕斂籽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唯幾成
務標格千仞巖崖萬里運鼎阿于襟抱納山岳于胸懷擁元
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噴上聞于天旌旗繽紛下
蟠于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似于斯場車錯
轂于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水之
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
之敗于栢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
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于佛功制作同
于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悉萃鳴玉鸞以
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俱躍雖復高
天銷于猛炭大地淪于積水固已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唐西廡志卷之二

段干木廟記

盧士牟

陝之芮東有祠署于道曰魏文侯師段干木廟謹按史傳語
文侯過其廬必式呂覽云秦攻芮司馬康以先生深諫其君
又按圖經云先生以原上草廬中高枕而臥秦遂解兵昔子
貢救魯挾辯詐扶危主然後僅而獲免豈若先生靡勞師徒
曠然宴息而國不加害民受其賜誠以德充氣融道義純備
者矣貞觀元年秋八月七日將仕郎前守河南府伊陽縣主
簿范陽盧士牟載想遐蹤願誌遺廟銘曰鼎湖在南中條在
北洪河橫流以紀魏國天地淑靈山澤粹精惟公克生爲魏
之楨鄰不加兵民用舒寧秦號虎狼殺厲重傷毒螫斷斷侵
軼西疆瞻我仁人沛然知方以義以暴以柔以剛善師不陣
古稱至德先生宴然婆娑偃息蓬居草廬是敬是式比彼干

戈俄成禮則士之生世人爵爲貴功成不居惟德之懿士之
避土或蹈遐裔公則靖民以義爲利我行其野祠宇巍然播
詠仁風精神若傳條山如礪河水如帶先生之德永永不昧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太
樸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并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
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
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
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
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足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光戰
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
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

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
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
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
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
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
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罇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
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
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嗚呼聖迹長往神機
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
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
收獺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
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三
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
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
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
藝之餘技云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
十喪父母五十猶衰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
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於
絳州達於雍繇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爲捷渡口如肆孝子
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
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
稿藍縷日恒歲積自阿關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福

小率令遠驟馳邇饋飴耆耄隄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
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澚牽射墮沙徙岸呀呷轉騰畚築於
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涌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
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
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于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
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辦筏繫舟戾航
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水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
歎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
無舟獲取其固勢異虹霓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
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
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顓門功烈隣境難其一善矧乃
兼之由是縣人志之于石

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爲之首旣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爲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瀉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頃大曆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爲塗潦今京東和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陞時以監察權領是邦憂國恤人籲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役徒修堤防導溪澗積溜鴻湧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於沒女監斯池町畦不沒廬室獲全繫公是賴矣粵翌日亦旣開霽紅鹽自生盈掬傾筐或甕或栗形攢伏虎色澈丹砂

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狀於戶部侍郎韓公滉韓公伏奏於代宗代宗俾諫議大夫蔣鎮覆之則編於史冊薦於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雁之應野蠶稽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兼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創茲神寢卜津涯六十里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挾陝陝掇橐橐工惟力競役若子來俄結構以時起儼塗墜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煥丹青睟容穆如甲士勗屬則聰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森然樹以修槐羅以香草則風涼會舞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秩齊四瀆禮視三公亦爲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崑澗南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曰聖人以神

山西通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五
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御史京東和糴使逮于斯任豈惟執憲簡頒鹽政必將秉造化應鼎之和羹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自東鄙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天多築護之盡力輒採聞見題於樂石庶丕績不朽與池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記

移丹河記

武少儀

高平古茲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蓋以土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艱故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綆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贏則雖有端賜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仁惠無杜其忿鬪况牛馬俟乎滿腹必遵千里之河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嘻凡爲前弊滋久終

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元七年潞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乎屯留之政政可知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之至也俗詠其蘇矣惟水之歉詎敢求救於公耶明侯聞之若疚於心且形於色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而慮之由是發智周之妙躬循郊原目究川谷度高下之勢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壅以導明侯載審厥事將利於人乃下謀於鄉耆次白於郡守止言於節制才獲所請爰減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隙先儲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人樂助競子來而展力故不更素宛其有成始瀦流而爲潭因

疏渠以遶廓築防以補其陷隳剝木以導其險阻脉分枝散貫邑周閭瀾瀾苔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戶植菱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灌恣閭閻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急之泉人無荷擔之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於潭側特建水祠列樹敞亭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庶功用不再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覩夫衆情之欣洽足以閒居而賞玩化舄之餘閱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宓琴而合響不甚美乎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爲貴如明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而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於斯耳聆嘉謠目覽異績緇黃耆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於文者姑具述義陽王之德

舉明侯之善亦何辭焉是則勉而志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弟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
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
曰我有考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鬪公實
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
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
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
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
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茲而

絳守居園池記

樊宗師

絳卽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
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磽雜擾
宜得地形勝瀉水施灋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

廢與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
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緬孤顛跼兀武踞
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瀑三
丈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洞漣虹蜺雄雌穹鞠覲屬礙
偃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
陣中踴曰香承守寢晬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
力千氣底發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
合右胡人翦黃芻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搥縉白豹元斑
飫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負護霽鬱蔭後
頤渠泱泱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囓
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面西巽峒間黃原决天汾水鈞

帶白言謁行旦良閒遠岡青紫近樓台井閭點畫察可四時
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
塘蹲瀕西潏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鏤梨深撓撓收窮正北曰
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廻股努帶楨蹴墉御渠歆池南楯楹
景怪燭蛟龍鈞牽寶龜靈廡文文章章陰欲墊啟煙潰霽聚
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蛭原
開哈儲虛明茫茫鬼眼瀕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鷗挈鷺偈
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憐梨素女雪舞白俯水
翠披聊聊千幅迎西引東上長崖挾橫埒日卯酉樵途塢徑
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絢化大小亭
餽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羣峰擁地高下
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爲池溝

沼渠瀑深潺終出汨汨街衢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
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麗絕地郡
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
往往有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
於煬及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幾附於汙宮水本於正平
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潏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
河渠則可爲附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

師曠廟記

竊嘗考之春秋史傳師氏世系未得其詳不敢以疑而傳故
闕而不序公諱曠字子野師姓河東古羊城人也耳聰于聽
度正音律測明曆數仕晉三世職樂太師凡所論諫必本仁
義悼公卽位之十五年衛獻公以射鴻于圃戒食而弗與爲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孫文子所逐晉侯因公之侍而問之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公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罰淫養民如子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
民之君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天之愛民甚矣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平公彪立三年十月會諸侯尋溴梁之言同討
不庭齊侯守于平陰及登巫山望晉師之衆而畏之脫歸于
夜公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矣果如其言冬楚子
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晉人聞楚師而疑公曰無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其師果凍役
徒幾盡而返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子朱有撫劍拂衣

之忿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力爭者大公曰公室懼卑
臣不思忠而恃力不務德而競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悼夫
人食與人城杞者絳縣老人與之食而疑年使其實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莫之知走問諸朝公曰魯仲叔惠伯
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七十三年矣時魯使在晉歸以語季
武子曰晉有師曠而咨度焉君子在朝其庸可偷乎勉事之
而後可石言于魏榆晉侯問于公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
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矣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動于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謗讟益作莫保其
性石言不亦宜乎是時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
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子知之逾年而平公果卒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上夜半聞
鼓琴聲乃召師涓曰吾聞琴音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明
日師涓曰臣寫而得之矣遂行見晉侯會飲于施惠之臺酒
酣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乃命師涓援琴而鼓公撫而出之
曰此亡國曰何謂也公曰此師延與紂所爲靡靡之樂武王
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故聞之者必于濮上先聞此聲者
國削晉侯曰音無此最悲乎公曰有然君之德義薄不可以
聽不獲已爲鼓之一奏有元鶴二八集于廓門再奏延頸而
鳴舒翼而舞晉侯大喜起而爲公壽公之于音盡天下之至
蹟豈徒區區與羣生輩伍哉無何天不與明丁斯時也於戲
周道卽衰列國不啻數百而晉室疆臣尸諸侯之盟者久矣
逮靈公至于厲其間政失而寢以微削悼周始立大夫以治

國之本勉而行之于是振滯匡乏施舍已責民無謗言所以
復文襄之業故九合而弗敢拒三駕而莫與爭平公亦藉規
誨宣其明德而諸侯靡不懷畏公之力于晉不爲不多矣頌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是之謂與
戰國以來綿歷千載行事久遠而無所考信僕亡敢臆說但
撫春秋之所載者實書之時太和二年歲在壬戌三月壬巳
日記

論郊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剗舊
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於河者
多曲架椽桷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古侯也
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尙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

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也且
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早禱宜幹流以蘇大
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墀列旌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
將郡縣吏羅爲侯拜聲以具樂醴以清觴腥爛燔炙苾芬交
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
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奈秋
成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
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巳未乃霽噫公禱之虔
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徼侯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旣貺旣
應多稼織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
軾臥金堤却驚波也公仗戎鉞禱於河濱勤甘雨也驚波縮
所以完居邑也甘雨霖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

誠濟物昭若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閻公揖曰齋誠
以動神者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
力也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汜濫將魚滑人滑人
祝侯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
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於石會昌六年九月
一日記

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

董晉

唐之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真字太元蕃河岳之秀叢祖考之
慶克生殊才以佐元后弘勳茂績可得而稱也公體仁執忠
抱素專直威厲霜雪氣凌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寬裕足以安
衆召公相武之智申伯翊宣之籌尚父六韜之奇夷吾九合
之業朱冠公皆建之果爲從父兄故相國抱玉所重期以遠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大薦於肅宗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之平史盜也伐虔劉之
功恣暴戾之性不率朝典潛懷異圖公髮衝危冠憤激忠節
間道詣闕潰其奸謀而渠魁疾顛汾潞底定代宗奇之拜殿
中少監永泰初又兼御史中丞充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
留後恩光薦及輝耀當時謙不奉詔累有陳讓上大器之改
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巡內五州都團練使澤人
欣欣如戴父母公虔奉聖旨專精吏職一年而流移復田壤
闢軍給人阜風淳俗美時屬散卒聚鐘鼓山肆其猖狂逞以
驅劫議者請兵逐之公謂之曰夫人稟元和以生奉五常以
立無不思順無不懼逆理亂之道實由於政政和則禮讓興
仁義著政敗則刑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不修也姑
務自咎豈可加兵乃申以禍福之門引以開泰之路投戈罷

矢休簸巖蕩慰勞加等仁風載揚遂遷懷州刺史澤人去思
之憤凝爲愁雲懷人來蘇之慶霈若膏雨爲政未幾懷如澤
焉天子寵文翁之能旌龔遂之美以節使司徒公備戎於西
乃授檢校秘書監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充潞澤節度度
支營田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殊恩
寄任留務浩穰徘徊化源獨與心計乃約故實財成庶政禁
暴以安物薄賦以養農省徭以息孤惇均調以資士卒孝弟
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戎行鞭扑弛於官署闔
境之內不日而化焉建中元年特授節制兼廉察本道兼領
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勤王之師修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
揚武威布大君之誠以睦藩屏導聖朝之化以釋危疑由是
上澤得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君臣無間臻於太和公之力

也屬軍戎之後蟲旱爲災公請罪神祇憂見於色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霖雨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部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前後歷官一十八政再爲侍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領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戶命爲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量弘而深識達而朗常執虛以驚寵不求援而取貴起題輿登補袞簡自皇極爵爲元臣非德及蒼生忠貫白日何以臻此潞之緇黃耆老詣闕陳情願立貞石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皇矣上帝降祚有唐蘊粹孕靈克生義陽明明天子賢能是獎乃命義陽鎮於上黨烈烈義陽惟國之楨屹若崇山隱如長城用極於正性根於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散澆爲淳軍以威雄凶

以定攝恢振皇綱輔弼天業帝曰抱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駕終古

伯樂川記

孫逖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俊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公駕四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轡擘擘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己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于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軼其五兵若敖慙其六卒泚泚乎信可以惛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旣盈醴酒有萸胥

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爲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爲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扞諷爲一夕之衛不愆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爲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致秋集以哀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於是乎禁私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畫田定賦講射訓騶蓄信義爲國寶修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

乃有節邊鄙不聳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郤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此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茝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寮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於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爲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喻坳隧代增淳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不加海交

兩都之軌遠延萬賈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
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洎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
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負勝
矣帝所宜念賁然來思分天牧以涖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
於事則字缺二字通閤扼拓磯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
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
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廣
岸砥平而可礪修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
溝浚白波騰或溜或汨以泮以湔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
雪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糶戶徵算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
薄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
土登陸而雷駟流日驟水而雲艦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

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
之求報大道之元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
明君之藏垢也羹餼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
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
以揚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宋

重修應聖公廟記

閔光虔

昔隋氏末季唐祚未興四海黎民墜諸塗炭萬方豪傑各舉
戈矛駭虎兕以鳴張統貔貅而蠶食載血腥原野曝骨成邱
山時無定君人思真主唐高祖執義爲柄唱義成師嘯集羣
雄謀清天下弔問亂世起救寰中師次呂氏前有勅敵攻卽
力寡戰卽兵羸飛輓距前水潦爲患疑慮不決人心復搖是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
時也霍嶽之神幽贊而起蕩清逋役引導王師破宋老生霍
邑縣臨汾旣拔絳郡尋平簞掃攬搶席卷氛稜擒寶建德降
王世充大風起而雲物駱除太陽出而露華冰鑠君臨大寶
神有力焉論曰天撥亂而啓聖功神獻可而扶唐祚所以角
立傑出者爲唐之藉蜂屯蟻聚者爲唐之資而後立廟庭備
洒掃天寶中伸祀典行冊命四瀆齒諸侯之秩五嶽符三公
之位冀州鎮霍山神封爲應聖公蓋顯幽贊答靈貺也書昆
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卽此山也酈善長水經云霍太山
其廟鳥雀不棲其林猛獸常守其庭卽此廟也設險負固排
空聳高東會太行西偶姑射扼夷護夏却敵藩邊不可議也
吐翠含芳羅植萬類出雲洩雨沛潤百穀卽春秋以生煞同
天地之長養不可窮也戎師天水趙公節制是邦於今八載

任金鉞按琯戈登將壇分戎閫下車而民悅考績而政成敵
不侵邊人皆勤業鄉閭豐亨地方肅靜盜賊屏息以義安都
維卹魚璋等廣化羣心復構新殿侷諸大壯煥乎成功雲攢
蟠螭之樑似生巖嶂魚貫碧烟之瓦誕下汀洲復嚴如在之
容永享惟馨之祀將傳不朽是述斯文乾德五年歲丁卯四
月六日記

文廟古柏記

李圭垂

植木之固而奇者惟松柏見經故君子多尚焉桐鄉我夫子
之廟環垣步二百四十有五中樹大柏二十有一離軒之陽
徑步二十有八千立二株蔭蒼相亞倚附如一餘三七之狀
挺拔多峙俯者九十尺或越十圍其昂偻橫直若趨若侍者
若將問道者若議古未正而抗色者殊形異質難乎同舉致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處其勝實稱此也今不知當樹之者誰非心乎孟軻信無勤
於斯矣理列交往牙次而行伊前砌兩隅金闕其所在卽不
知其所廢右卽遺本猶存徵諸老吏曰乾德中文秩趙鼎職
宰於是伐之匠器於已矣知縣慈卿誠樂乎聖人之德將新
其廟又訪其闕構二堂以補之君子歎小人歎植之者何伐
之利之者何曾不聞詩言甘棠勿剪何昔我先師生不逢世
道匪通於今時在宋伐焉暨沒則四海奔來而樹封者千萬
矣苟名其儒孰敢罔尊乎教祖也且夫子爲素王邱明得爲
素臣孰能幸邱明之學而得臣乎又敢不廷於夫子耶後之
伐吾樹木引其辜君子謂之大不恭邇歲以垣堵之隩其一
自枯卿命匠爲公宇之具然則去枯可也爲公具可也彼後
來有茹桂作毒而俟其枯者烏爲之防也慎乎哉欽乎哉

創建后土廟碑記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且祀者有國之徽猷化民之
至教故王者以父道事天母儀事地郊社之禮三載一舉莫
不粢盛豐潔牲牲肥腍器幣畢陳金石交奏所以昭其孝而
息乎民也皇上嗣位之十一載天下無事百穀告成先是東
莞士庶章奏繼陳乞登岱封敕以紀太平之功我后乃勉徇
輿情頒詔海內告有事於岱岳越三載舉隆典備法駕復展
義於汾睢是時稼穡之瑞草木之祥靈鶴慶雲靡不迭現蓋
以聖后虔奉柔祗恭孝祖考軫孤恤物之所昭感也有以見
大宣皇明以燭其幽鮮行之禮告畢龐鴻之慶普施遐邇同
歡鳥獸咸若故能致社稷之延長躋黎元於福壽者也今當
縣聖母廟者本睢上后土之祠從其新號今謂太寧在昔聖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王親遇靈應掃地以祭精誠上達實受其福千載而下經歷
漢唐躬謁之君國典所載此不復書且王化之攸行政教之
所及民之法則若草從風蓋上能恭事天地嘗命中貴大臣
親詣靈祠秘傳聖祝春禘秋嘗爲民祈福歲不愆期故庶民
觀上勤心格志亦以四時設祭而陳其薦也故不渝於風雨
展於寅奉倚倦絕聞忽一日耆耄相謂曰今吾輩倉廩實衣
食足田無災害家獲乂安無征戍以役乎丁務耕桑以成其
業雖承帝力豈非神降之福哉且汾隍本廟地遙奈衰殘之
步艱於往來今欲率羣情懋衆力揆吉位創新祠奉蘋蘩以
達其心致潢污以表其意使不乏其祭享豈不爲稟靈秀而
大陰隲耶衆聞厥議忻懌僉同於是召信士以謀其始祝靈
著以卜其方遂得縣之坤兌隅爲吉地乃命剪除荆棘剗削

榛蕪經之營之以嚴以飭於以見神聽降靈人心響答商農
工賈靡不樂推一之歲版築之功設二之歲瓦木之用興三
之歲堂殿之修備四之歲塑繪之象成陳力者子來施財者
雲集歡聲動而谷響嘉氣積而雲浮長廊遠布以翼舒畫棟
高橫而虹起朱碧交映羅仙仗以駢闐帳幄深嚴仰神儀而
端睟孤峰俯峙共起嶽岑洪浪四流遙連浩汗則一境之內
比屋之人覩良緣之告成賀大功之克就無不誠潔而來旣
望之儼然咸祭之如在乘福介祉知闡然而彰也今邑侯公
下車以來二周星律以清白廉勤爲已任示勸化正直以臨
民吏畏其明奸服其政綽然有古令尹之風且一邑仰胥蠻
之靈覩廟貌之勝謂不揚盛事何以示將來不刻貞珉何以
傳不朽亦猶成山九仞虧功於一簣也余因邑君示命鄉社

見託以著斯文弗敢遜謝不才聊述淺昧用紀歲時在大宋天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

重修北嶽廟記

韓琦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於是畋於是安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

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太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忽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祗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爲甚慶曆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

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做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神之喜胥嚮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志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爲鑒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非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惟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皇祐二年碑在曲陽廟西碑樓

自書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家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首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三
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不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寢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叅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

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僕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撤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睥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爲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重修宣聖廟記 司馬光

太古之人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愛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

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人作而治之擇其賢知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恥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撲以威之鈇鉞以懼之甲兵以震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茫矣非孔子起而救之廓而引之閎大顯融以迄於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爲禽獸也今國家所以奉祀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享之自天子之尊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人之私爲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爲餘事置之曾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縉紳大夫之林
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修之尉李垂爲之記
厥後繼而爲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
隳傾垣墉圯缺草樹荒樞碑石斷仆况於鄉飲酒之容絃誦
之音固不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歎曰爲川者知防
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爲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怨而
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民者明是非而告之
是以爲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爲吏者不能
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以刑法爲治者是掩民之耳目
而以陷阱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
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
豈惟令之辜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

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
邑人也孰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財聚工葺屋之隳而壯
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樞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
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加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其前爲
祠殿其後爲講堂左爲齋宿之室右爲俎豆之府其兩旁皆
爲學舍然後邑中之賢士大夫得以朝夕誦堯舜之書咏商
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造矣噫馬君之於學也始正其基
矣猶未也今之吏不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爲長者宜勿替
馬君之功而引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
之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修
其法心諭而身行之也是故近者觀而化遠者聞而慕繇邑
及於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

然後睹學之成而知其爲益大也夫道汙隆豈有常邪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之人或耕者讓畔行者讓塗暴亂無所生刑罰無所施若是者豈古則有而今則亡邪由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旣正矣若其餘則勉之而已矣於廟之成也馬君以書謂光必爲之記光以不文辭不敢爲使者三返而不獲命竊慕馬君知治之本而所存者遠思附寄名其上以傳於後不敢不悉所聞而書之時至和二年也

司空先生隱居記

距虞鄉東十里乃王官谷唐司空先生隱居在焉先生諱圖字表聖登進士第學問文章取重當世歷官兵部侍郎龍紀乾寧間衣冠道喪先生絕意仕宦中條山下有先人別墅擅

林泉邱壑之秀堂室亭宇環列左右棄官辭榮遁逸其間嘗爲休休亭山居記備載一時之勝土運遷徙朱梁以禮部尚書起於家不蹈亂階竟廢詔命晚年布衣鳩杖從幽人野叟之遊自稱耐辱居士保全令名終老巖石時移代變子孫不復守舊業往往分籍於民有墓俯天柱峰下世傳昔之休休亭蓬蒿蒙翳士人惜之今潁州防禦使彭城錢公治蒲之二年沆補乏邑下間以職事有請於府公曰吾境數百里昔賢之迹甚衆無如司空之高遺址尚存子其留意會邑有美材卽因故地構亭而廣之又標榜刻記於上別書其後告來者以無廢取材以堅不以美命工以質不以華追山林獨往之趣亦先生之志也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潁州路祠記

山南道志

卷一百一 藝文

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愚讀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未嘗不廢書而作惡其周道凌弱而諸侯專行殺伐五等之列始由周之命而終不由周以滅之天王之勢不亦衰乎噫潞種雖出於赤狄奈何子爵奉周命而立邱明之傳又敘潞之五罪則由其相酈舒而得焉可以相之罪而滅潞之國哉其抑強扶弱之體也安在乃知晉人殺酈舒則可也荀林父滅潞則非也深人韓固爲尉於黎遊黎之東南十五里有潞子舊祠其山則曰潞祠蓋山之名因廟而得也昔滅其國今存其廟蓋後人居潞之國追子之烈而修祀爾今天下賞罰專於天子上之令未出則下不敢輒誅其怨其公也至矣是知潞子之廟宜其紀敘以證周由建侯而興終以諸侯僭度而敗士大夫傷乎古而重於今也以知晉之事周不及後

之民神事其潞遂作潞祠以紀之

重廣水利記

公乘良弼之

難老泉源晉祠下支行股引東走平陸十分之以溉民土倍加於昔者前大夫陳君所爲也嘉祐四年鄰水興天下爭言灌溉事獨此方民浮說意以水增賦雖田被其流悉不肯疏之爲用止舊溉田一百餘夫而已迄五年夏民益不勸君來飭府禁敢有浮說罔人者置之法民始釋然從事惟君命於是浚其源爲十分穴廟垣以出其七分循石絃而南行無分半面奉聖院折而微東以入於郭村又一分湊石橋下以入於晉祠村又支者爲半分東南以入於陸堡河其正東以入於賢輔等鄉者特七分之四其三分循石絃而北通聖母池轉驛廳左以入於太原故城由故城至郭村凡水之所行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鄉五村民悉附水爲溝激而引之漫然於滕隴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已而皆會於汾河其溉田以稻數計之得二百二十百夫餘七十畝合前爲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畝三分有奇碾磴之具鱗次而動以屋計之得六十五區有利於民而自以爲事故不趨不期而其成也不日於是晉水之利無復有遺倍加於昔矣公乘良弼至太谷三月平晉尉郭京以書暨圖來曰是役也我輩爲佐吏其疏通灌引觀君之心所謂勤且日益者今代吏民德之若思父母然皆願有記乞書之以示不朽余謂興利除害乃縣令事固足爲陳君記然世之利遺民間十中八九或任其事興之則無一二不獨令也西門豹古人之磊然者漳水行鄴旁猶不知用故史起陋之以爲未盡仁智推是言則君之不輕一舉能仁其事卓然如此

求之古今豈簿書鞭撻目前一時效耶是宜書以彰於後人君名知白字缺叔故相國文惠公之孫今鹽鐵副使公之缺余舊聞也若疏通之跡則得於圖云嘉祐八年二月五日記

西晉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修清虛觀碑記

三晉之地古爲冀州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達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大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所都晉之所封唐之所興地也澤潞以北平川千里鼎足分峙者并晉汾而汾之爲州地高氣爽土厚水深其民淳且重桑麻之沃稔稻之富流行四境汾之盛也漢唐以來將相名臣古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遙爲汾之佐邑其民純儉節用有唐堯之風慷慨好義髣髴子夏平木之遺烈况夫山川秀麗物產之富庶人物之雄邁而道家之居至於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清虛觀建於唐高宗之末年觀名太平天祚中嘗葺之本朝
錫名清虛百餘年來廢壞不修日月浸久惟元始天尊像僅
存焉旁穴上穿不庇風雨四無墻垣過者直入罷民遊手攘
竊蒲博聚爲淵藪則所主者非其人也其後得道士武太文
居之太文質直而好義凡觀之田有所收入用以修完棟宇
贍給往來秋毫不私於已惻然悼觀之蕪廢經營攜集不避
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朝散大夫裴公憫太文之有志自捐
其資以成就其所欲爲而公節操行誼素爲鄉里士大夫之
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人與夫旁邑願相其事爭先恐後
豪者獻財巧者獻技貧者獻力而觀爲之成於是增大元始
天尊像而益之以道君老子之像又爲小殿四一以奉玉皇
十二曜列焉一以奉北極十二元辰列焉一以奉天地水三

官一以奉真武而北斗列焉凡道堂庖舍無不修整今之過
其前者覩其大厦輪奐金碧昭曜出於頽垣廢屋之後庭除
潔清壇墀完具出於荆榛白露之中黃冠雲來步虛逍遙大
異前日之呼嘯喧囂也太文誠有力焉然非公以信義率其
鄉邦汾之人慕道奉善亦不能化舊而爲新於是觀之興遂
爲西河之巨麗矣自三代之後世衰道微然後道家有助於
世故有爲紛更然後知清靜不擾勝焉馳騫夸奪然後知不
爭無欲勝焉欺誕矯詐而真者勝焉縱橫排闔而默者勝焉
故老子謂絕聖棄智之說將以還淳返樸而已矣漢之文景
尚黃老之學止尊其說崇奉之典闕如至於唐祖老子本朝
始大其棟宇華其像貌崇奉之儀日以嚴潔是以茹芝煉丹
蟬退而羽化者歸焉吐故納新熊經而鳥伸者歸焉以至福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藝文 三
之可祈罪之可弭亦歸之然後其教有以興而其徒有以盛也觀之成公屬武當從事謝悰爲之記因識其風土之淳厚觀宇之興廢與道家之爲教載之於石云

鼓堆泉記

鼓堆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鼓者言人馬踐之逢逢如鼓聲蓋水源充滿石下而然堆之西山曰馬首其東長陸纒屬相傳以爲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掌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窿而圓狀如覆釜水源數十環之感沸雜發滙於其南容爲深淵中多魚鱉蟹鮪水極清潔洞鑿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淫雨不溢其南纏爲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圍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之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穉肥茂薊甘異他水所灌堆首有神祠蓋以水

陰類也故其神爲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爲堯后舜之二妃意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一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假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從州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孺巨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大初寓之同遊於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如此其盛故其當時習俗之訛不可莫之正也于此題云

漢壽亭侯廟記

李漢傑

夫辰象之精嶽瀆之靈天地融粹爰生英烈英而秀者華國以文烈而毅者衛時以武將軍關侯稟武之烈而爲虎臣遺風可仰廟貌興焉建安之間二袁方銳四方蜂擾魏武挺超

世之姿而據中原先主乘險阻之利而割巴蜀孫權紹父兄之業而盡有江東之地彼三人者當干戈擾攘之際自奮才畧仗劔策馬握兵數十萬關地數千里慨然以英武相高勝不驕敗不沮各得其志列爲敵國皆強對也蜀主知人忘勢得士冠于一時孔明善建良策兩國謀主開陳利病多矣未聞奇偉之畫可以出其右者優劣奚暇計哉關張將畧達于合變世言魏之張遼吳之周瑜可與並驅爭先愚竊料之又不然也其言止以張遼募敢從八百敗孫權于合肥周瑜請精兵三萬破曹公于赤壁幸而一勝烏足道哉愚謂飛可在前遼當居後而瑜處其中關公逸羣過孟德者甚遠迄今江淮之間尊其廟像尤以爲神向也交趾入寇廉白其事詔元戎舉兵問罪銅川神虎第七軍以趨健應募者由任真而下

凡二百三十七人隸于左第一軍前鋒之列縱金伐鼓行逾桂州駐旌荔浦過將軍之祠下詢其居民對曰皇祐中儂賊陷邕州禱是廟妄求福助擲杯不應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表乞再完仁宗賜額以旌靈貺衆駭其異羅拜於庭與神約曰一軍瞻假威靈平蠻得儂長歌示喜高躡太行而北歸舊里當爲將軍構飾祠宇復請木刀繪馬執爲前驅入踐賊界士氣驍銳武威震疊蠻將聞鉦鼓望風乞降餘衆棄城而遁進軍臨富良江蠻酋遣將乘蒙衝鬪艦舉楫若飛急趨爭岸迎官軍陸戰江北神虎軍鼓譟先登彊弩雨射賊大奔潰自相騰轢斬首及溺而死者數餘萬人旣捷策勲爵賞者二十六人任真賈信董寧并指揮使餘以功之高下遷補有差先是我軍之行也廣源以南地多深林密於櫛比蠻預伐橫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絕其路結營息衆勢莫能前夜有大風暴發怒號之聲若搥
萬輦遲明視之臥木飛盡九軍得以並進我軍之戰也衆與
敵均俄有陰兵旗幟戈甲彌亘山野敵人顧望惴恐而敗精
誠所召助順之靈暴風夜至陰兵晝見神以符效應人之禱
神虎軍踴躍請行深入萬里果立戰功歸而建廟以享祀答
神之休廟制一新高堂峻廡雕煥深嚴費踰千計出于衆心
悅助其貲成之不日事有極異不著於辭久則寂無所聞迺
礪石鏤記永傳嘉應于神無愧負矣

梁令祠記

薛宗孺

絳居兩河間爲劇郡領縣七正平本漢臨汾隋開皇十八年
改正平唐武德元年移於今治山麓四擁土狹人夥比常艱
食惟水田之穫克以取濟距州之北幾一舍有石堆如覆釜

人馬踐履聲若輦鼓上立祠狀婦人以主之質於碑誌事無
依據意者謂水爲陰象理或當然其下出泉衆流奔沸古傳
神泓開皇十六年內軍將軍臨汾縣令梁軌以亢陽頻災遂
跡晉之故道審勢逗絕疏源分派乃開渠十二率灌田五百
頃貫刺史牙城蓄爲池沼迤邐閭落浹洽園圃歲無旱憂邑
民歌頌刻石以戴其賜其文與書不紀名氏故不甚彰著其
樊宗師守居園池記言水自正平軌以辭僻而人罕成誦是
終不能顯聞當世居人但喜漑沃之利不詳興道之因前太
守王公恪敏正好古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議建祠于石堆之
北隅邑宰宋君基立力貳其事塑容盛服遺風凜然俾民俗
瞻奉歲時有報享之地庶知惠功及人之深垂信于不朽隋
到今四百餘年軌以官卑故其德業于史氏無傳今錄民功

之實神而祀之將勵後人行事之法是曰無妄與夫言利邀
功朝行夕廢能不愧恥里人薛宗孺懼祠之寢久湮廢無考
謹述創始以永其傳異日編郡圖籍上職方氏當取驗于此
記治平元年閏五月七日立石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一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 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二十 記二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二

旨修輯

藝文二十 記二

宋

靜軒記

范鉞

熙寧三年十二月來尉於壺關始至之日見其窮山荒嶂蒼
烟白露環乎左右前後視其官居庫汚痲滯凡一目之所及
莫不使人歔歔而歎息既而翻然自訟曰是豈不足以居耶
九夷天下之所共賤而棄者君子居之猶不以爲陋况潞距
京師纔數百里而斯邑也又在潞之左是可處也居三月得
故材于廳事之東而屋之又自書而揭之曰靜軒列以圖繪

繚以簡編當其無事時一寫之于文字筆硯之間顧不可嘉哉而世之能文者皆以詩遺靜軒然吾之爲是軒固非掇靜之名而欲激于時也蓋以爲天下之事萬物之理來也無窮而其應甚煩以我之甚煩對彼之無窮猶鞭馱馬決積潦疾馳大潰而不知止者噫亦惑矣大抵人性無不靜有時而動者物撓之也物撓之則不得其靜矣故吾之爲靜者將以禦夫動也然天下之物吾不能以一已而勝之苟外物足以撓吾心吾能以虛而待之矣至于死生得失爲累之大者又奚能自必哉若夫巢乎深山之谷釣于野水之濱或耕之田或築之巖此古之真靜者吾不得跂而至焉然坐于一軒之中蕭然自放野鳥容與而上下山雲卷舒而去來倚佳木而長吟引清風而獨嘯而吾之樂如此與夫逍遙于自得之鄉而

超出乎塵垢之表者亦浩然庶幾耳本年七月一日記

雙泉記

鄧忠臣

孤山之東南有祠曰風伯雨師右有泉二源在山之上下介鄉之人常謂此泉可飲數千戶歲旱禱能興雲雨蓋有德於民者世之人未之或知也廣陵朱康叔行縣與余同謁祠下因探源留觀久之顧謂余曰茲勝境也惜其未名可名曰雙泉因書於石余以物之爲利質不在大地不在顯今涓涓之水不盈澗壑隱翳於窮山幽岩之下老圃灌畦孺子濯足曾不得與五嶽四瀆並祀而能興雨於百里之內百里之人特見百里之內霑沐膏澤而已蓋不見於百里之外者又安知不油然而沛然不崇朝而遍天下耶余疑雙泉爲天地闕其迹姑施陰功潛德於不用之際將有護持待人而後發歟何

昔之湮晦如此噫微康叔名之則將與行潦之水奚異哉
不出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
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
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
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
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
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
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
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
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
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

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
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
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托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
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
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
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
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
師戒云爾來者請嗣書其次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
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
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

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伯夷叔齊祠記

黃庭堅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于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卽墓爲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祀典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尙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于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于豫章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黃廷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子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于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于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子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于莊周空言無

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益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倉頡廟科斗書記

秦觀

說者以爲書契始于伏羲或始于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惟詳始于伏羲而成于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

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簡書十餘萬言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昔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塚亦得竹簡青絲綴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嘗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

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大饗禮成蒙恩恭記

文彥博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臣方守魏被召侍祀大禮慶成後四日特蒙制恩進位太尉保釐洛郊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前此累年章十數上以求致仕聖恩俯憐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今復優進公位俾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伏辭避至於再三訖不獲命乃以閏九月二十三日陛辭翌日出都仍賜宴於瓊林苑以二府大臣押伴既有臨遣中使內出寶器俾醕天醴以極魚藻之樂又賜御詩以寵其行臣伏思蒙厚恩荷殊渥自近世逮本朝以來未有此比則有弼臣惇奉詔作序事義詳矣臣雖窮極語言不能盡意惟知負戴天地生成之德感激而繼之以泣惟陛下聰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明睿知煥乎有文帝庸作歌光紹前典伏自臨御以來十有四載而英韶之韻雲漢之章百執願聞萬物思覩者久矣曾未之得夫何老臣首蒙天賜至榮至幸超絕等倫始至都門則已傳布於宮省尋抵洛宅又得誇示於吏民是用圖金石刻以永其傳將與夫日月並明天地同久復使臣之子子孫孫相繼率勵保之守之亦克永世至於老臣爲不朽矣元豐四年正月三日謹記

謁李衛公神祠記

呂升卿

衛國李公佐命唐室勲德第一生挺奇節歿爲明神固其理也傳稱公京兆人元符元年九月升卿行部入潞城界至微子嶺有顯靈王廟在焉視古刻乃知衛公之祠廟貌甚盛邑人祠祭信向言神威靈祈請如響問始所以建廟則曰王占籍于此與唐史不同莫可考者時升卿自朔漕就移河東由涉邑入境以十五日入廟具禮修敬焉謹記

修太師溫國公墳記

司馬富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司馬公薨於位翌日上遣使詔其孤康曰余之蓋臣盡瘁國家以損厥壽朕甚愍焉其從官葬以報其功康稽顙泣血而辭曰陛下之先臣實有儉德平生屢勅子孫以薄葬自爲終制書尚存也今朝廷之制甚大崇廣上費縣官下勞民力懼非先臣之本志也臣敢固辭又明日上復遣使諭旨曰若爾何以報爲臣之忠且勤者子自答乃父此非乃所得辭也上復諭諸大臣令曉以不可辭之旨康對曰臣奉先人之訓不敢不以聞先臣之志若此陛下以君命奪之無不可者敢不惟陛下之令於是詔尚

書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公器歸陝州夏縣里第先喪未發命入內侍省供俸官李永言公開封縣尉廷挾太史禮直官乘驛詣涑川先塋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上方百工爲喪具十一月復命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制云凡用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工蓋比初計減九千九百三十八工按舊制甓壙爲石門中爲儀槨內供俸李君初蒞事則謂康曰勅葬之制雖舊章其未安者小損益之可也竊惟丞相之志好實用而惡虛飾彼石門難得儀槨華靡爲費甚大是二物者足以當其餘百數十品矣而實於葬無用也或能省之可以減縣官之費十五六而民不病若何康對曰唯於是易石門以栢而撤儀槨不用不踰時而功就民無病者李君善

撫士卒卹其飢寒而知其勞苦故自經始至於竣事無一人莩而死者則其能可知矣於是役也富實與總蒞惟叔父之忠而勤事聖主之仁而報功歎息感泣不能自已又使者將命敏而從宜費少而民安工省而事集土足以副聖君優賢卹民之志下足以慰忠臣好儉愛物之心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爲記

開山修忠清粹德碑樓記

司馬桂

丞相司馬公旣葬之明年天子敕翰林學士蘇公撰公隧碑之文論次大節元勳而銘之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曰忠清粹德之碑且命內侍李永言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調卒募夫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永言桂旣受命卽裁省浮華損約制度使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凡七月而畢事其土木金石圻

漫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二牖下爲二門門一城複閣周於碑迴廊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此其大畧也至於連薨旅楹從廣延袤之詳則匠氏存焉竊嘗念本朝元老之勲德旣如彼而天子之褒恤又如此不可蔑而無聞也嘗思發明朝廷之意而掄揚君相之美刻石紀實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之蓋亦不敢徒爲有司之文具而已伏觀前古致治之隆無踰於三代之盛非獨君之聖也臣知盡其忠非獨臣之賢也君能致其禮上致禮以使下下盡忠以報上故當時太平有不足致而後世高仰若不可及也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勞訐謏獻納之勤者天子旣錄之於其生又錄之於其死是以藏名於盟府配饗於宗廟紀於旂常勒於

鐘鼎使與日月並垂金石不泯其爲紀功可謂至矣雖然又不若巨碑偉字陳列茂績巋然立於墓道之前使千載而下知堯舜之君有稷卨之臣觀其文如覩其人思其人如生其世遐想高慕而不可見則欷吁歎息而不自勝非獨縉紳之士能講論談述於上而閭閻之民亦將謳歌吟頌於下其踰於古顧不多哉嗚呼後之視今且復如是况適當其時而親目其事者安得而默也

壽陽新學記

李毅

太原九邑壽陽距府二驛最處山谷間東當井陘常山之路北接定襄雁門戰國用武之地也更五代之亂爲僭偽所有故其俗勁勇少壯而材者多挾弓矢跨鞍馬習騎射之事自皇宋以來未嘗有鄉舉之士應詔者然地雖瘠狹而民勤於

力皆廉儉自足故鬪訟少樸魯而服義故不以氣相陵元祐初張不渝來宰是邑也下令必以信遇民必以誠不數月人服其化庭無留訟張公樂其民之淳而病其不道問學狃於舊習思有以革之邑舊有孔子廟歲久圯陋不蔽風雨春秋釋奠惟邑官行禮無學者以相張君顧而歎曰欲剗滌故習而變其俗此其本也始有意闢而新之乃規度其制而患其近市湫隘會邑之士李光國獻其東南隅地遂謀遷焉大姓聞是役也相與忻然具良材堅甃及工築之費於是度地中爲正殿以安先聖像位列顏曾思孟四賢於其左右次列坐十哲爲東西廡以繪七十二子講授有堂絃誦有齋藏祭器有庫賓位庖湍皆有所凡爲屋數十楹經始於庚午年春而畢功於是年冬旣而以禮召邑士之有學行者處以師位而

張君首遣其子入學與諸生齒自是邑民之子稍翹秀而可學與昔之馳騁射獵爲事者悉捐其尫奇短俊之服弓矢游戲之具褒衣博帶從事於筆硯經史之間雍雍如也張君至學而喜迺以書道其事屬予爲記予以爲學校不修佻達而在城闕子衿刺之則在上者之過也鄉校存而游其間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則學者之過也今張君爲政不拘拘繩墨惟未是務而以行化易俗教養人材爲急可謂知本矣士之入學游於斯舖於斯講先王之道於斯將見有大成之材出經行明偉可立朝廷其材之不至猶不失爲善其或於文章決科舉班班見於世皆曰張君興學之效不亦美乎若羣居華屋之下飽食而嬉不務考古今精道義凭几聚首言不及義惟邑政之是非是論則恐非張君之意而異日得非如子

產者爲政則茲學之興廢未可知也張君名元淳不渝其字也世以文儒顯而不渝又以政事稱云元祐七年三月初十日

重修武安王廟記

侯以忠義大節事昭烈爲左右禦侮之臣名聞於天下後世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然皆謂侯英武善戰爲萬人敵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方漢之將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虎視鄰國謂本初猶不足數而况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較其力而與之抗然屢戰而數敗矣士於此時懷去就之計者得以擇主而事之苟不明於忠義大節孰肯抗強助弱去安而卽危者夫爵祿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視萬鍾猶一介之輕比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哉忠盡而義勝耳侯

以孟德名爲漢臣實漢仇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侯嘗受漢爵號矣苟爲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與劉乎曹劉之不敌雖愚者知之巴蜀數郡以當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侯豈以此少動其心哉秋霜之嚴見晁則消南金之堅遇鋼則折而侯之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居後不可奪也孔融楊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孟德乃戮而囚之侯爲孟德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而不敢追然則侯之所以勝孟德者多矣蓋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豈在行陣間乎侯本解人廟於郡城之西廟久不治里中父老相與經營加完新焉時爲太守張公別乘張公相與爲雍容鎮靜之政而解民熙然樂之日有餘暇可以致力於神矣然則神安其宅厥有由哉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于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所藏也傳于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旣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而潛心焉時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爲憂棣州教授袁百之偶以此寄上下悅合之若符然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別摹于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議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

緋魚袋張特記書并立石

重修太寧廟記

楊日照

后土載在祀典肇自軒轅掃地而祭其來古矣逮於有周禮文大備按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釋者曰昊天天也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釋者曰禮地以夏至日謂神在崑崙者也又曰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釋者曰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地之神及社稷非大地也又曰王者有大封則先告后土釋者曰后土土神也以地示非大地則知后土爲土地最尊之神也或謂之土地而稱后者寧非爲羣物之主歟考之周禮后土乃昊天上帝之配也漢武帝元鼎始立祠汾陰睢上澤中方邱巡幸則致祭焉以祈百姓育穀豐歲時有寶鼎昭

乎靈應秋風之謠至今傳焉孝宣元成間與東漢光武咸因之唐開元中明皇新祠於壇以勾龍氏配之開元之記紀述祠幸之禮稱盛於一時然以配享之典不稽於古茲亦唐儒之陋乎我宋受禪掃五代之僭偽海宇混一章聖皇帝承藝祖太宗積累之休運祥符之際天下宴然人物富庶禮樂備具天地神祇靡不躬祀至於封泰山祀汾陰跨越百王之典禮鑾輿臨行幸行宮祠廟締構一新於是天地清明上下助順詔蹕所止榮光溢河豈非帝衷恭虔聖母協應美祥休驗諸福之物不愛而出其感召然與由是上命改邑名以榮河建軍額以慶成宮廟以太寧賜號嗚呼其丕承厚載之德可謂無愧於古矣元祐丙寅歲承乏於此視事之三日恭謁祠下稽首再拜瞻禮睟容喟然歎曰夫帝王之祀莫大乎天地

睢上之祠越祥符八十餘載歷年未遠垂白之老僅有存者悉談當時之盛禮觀夫廟貌頽圯樓閣顛倒不稱時祀豈非守土之臣因循苟簡不能遵行朝廷嚴奉天地之禮與竊重惜之丁卯歲始積地利之美餘修外門樓閣會監司巡歷稟其計度之費乃委監兵杜詔太寧宮主尹從壽董領役事東西飾御碑之樓四角葺城隅之缺金字榜碑繪綵煥爛前殿後寢革故翻新鄴邱臺榭以甄易木弊者新墮者興斜者正顛者立漫滅者華如也踈漏者還如也用錢一百一十萬役二萬有四千三百其材植獲聖瓦甃之物不輸於民不費於官不勞而成者也始於戊辰二月之戊辰終於當年九月之巳巳一旦落成邦人瞻觀遠近爲之歡欣鼓舞攜戴老稚來歆享益加敬焉禮不云乎雖天子必有尊也父天而母地躬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孝愛而教四海可謂誠且至矣夫使斯民知有父之尊天也
有母之報地也不在家喻而戶曉蓋由后土之禮成而風化
之本立四時欽賽之典其敢忽乎照備員三載承詔虔命不
敢少懈因書修造之本末以記歲月冀來者幸同志焉謹爲
之記

絳州思堂記

張 繹

金臺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
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
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

人矯情亂志拂頰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
軟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
則爲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
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
可去耶夫爲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
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
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
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櫛
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
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
晰可以見幽隱仆之則瞋目不見邱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
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

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爲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真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重修靈顯王李衛公廟記

張山

在昔隋氏虐害其民上帝震怒乃眷有唐神堯龍飛實有聖

子武定天下混一區宇垂三百載維時上將左右帝功覆庇生民勛烈格天享封衛國公諡景武其姓李氏名字彰灼見於舊史方其四征不庭指日奏功韓白衛霍蓋無以加南平蕭銑開置百郡東擒公佑共會懷服北伐突厥頡利就擒斥地陰山至於沙漠西伐吐渾伏乞授首更立其王舉國請降唐之震疊洋溢四方竊嘗考公之起忠義慷慨上變江都確然大節有不可奪及君臣已定則委贄就列受命冊勲功成事遂則闔戶自守以保其身雖有高唐誣罔不能行焉此其去就進退旣明且哲者也故能保大名享大壽及其薨也鐵山積石以表其墳斑劍羽葆以送其葬哀榮之禮備矣始終之節盡矣又嘗考公之兵法行于今日者名曰對問仁義奇正虛實天官時日鬼神龜蛇出入變化其用如神肆我國家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立於學宮命師弟子講習學之可謂功施於國法施於民祀之宜也在昔蓋嘗出其靈應陰相兵威進封王爵諡曰靈顯以答神明惟茲潞城微子故墟北行十里爰有重岡複嶺土厚水深風俗淳樸是宜神靈安止作廟于此百有餘年載在祀典禮以時舉水旱癘疫禱無不應牲牢享獻傍走數郡歲月寢久風雨傾圯民乃相與更而新之曾不踰時壯麗輪奐又架石爲梁以便其途礮石爲碑將記其功民以功成來告於令令尹谷君以其可紀也屬山記之且正其冕服山歎而言曰夷狄之爲中國患久矣平城困高冒頓嫚呂武帝發憤黷武窮兵僅因乖亂呼韓臣宣實起劉豐唐祖之興屈身受辱而公總督將領生俘可汗殲厥醜類上雪國恥下舒民力近古以來一人而已固當刻之金石以存後世山不敢以不

敏避也先是英公鄂公立像以侍非禮也谷君已命爲別室祭之紹聖元年歲在甲戌四月十二日記

長子縣令崔公祠堂記

管 蒙

古之縣令皆選賢能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故銅章墨綬出宰百里悉能盡瘁職事而由漢以來號爲循吏者不可勝數長子縣舊有唐縣令崔君祠堂君諱元靖嘗宰是邑以異政稱而唐史不載縣之東北數里有碑蓋紀其事又歲久磨滅特故老相傳云山有虎害人君祈諸神不以強弓毒矢而以一介之士追虎至而殺之旣去邑人遂爲立祠刻石嗚呼君之德過人遠矣雖沒數百歲而遺風餘烈可想而畏也昔紫芝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吏謂詭計紫芝許之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唐史且美其事而書

之君有異政如此獨不得留名青史間何不幸歟管城宋君卓犖有古人風崇寧五年來此布政下車之始聞其事而駭之曰君能生爲人除害死必能福人明年命易其祠而新之將使邑人歲時水旱疾疫而祈禱焉孰謂君無靈

待濟亭記

邵伯溫

芮巖邑也阻大河限中條民鄙而俗陋冠蓋車馬素所罕至或間見之則惶駭逃匿以爲甚異爲吏者往往擅有一壑安於鄙陋而無復有意於興作也自縣城東出三十里下重岡絕洪渡以達於桃林驛路屬焉平日部使者府官之按行率由此途當夏狂瀾怒漲祈寒堅冰凝結與夫震風凌雨之際舟不得渡至於暴露原野彷徨草莽茫然四顧無所休止吏之不職孰大於是予頃攝事茲邑竊嘗經營之不竟而去今

再承乏亦已期年謏才綿力無補事功然邑之闕政不敢不勉遂伐道側無用之木僦農隙餘暇之工構亭河壩厨廩什伯之器亦畧具備門之兩傍又起狹屋可容居人且以爲之藩籬暮夜菽粟水火皆得而求也因榜之曰待濟予每讀易至需之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未嘗不三復斯言有以見聖人之深義也以乾之剛健涉坎之險難宜不爲難猶有需焉則君子出處言動可不慎哉亦必有所待而後能有所濟也苟違斯道不知度量擬議乃干時昧理直情徑行則波濤起于平地禍釁生乎不測豈直有沉淪溺喪之患適足以敗天下之事貽無窮之憂顧雖萬死亦將奚益予少也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立言制行畏縮不振類皆如此回視疇昔率意妄作招辜取辱不寒而慄今

以是名名是亭也姑以自警而已凡百君子無我誚焉政和元年正月望日河南邵伯溫記

重修敷應侯廟記

張剛

政和癸巳夏六月予自保安赴官武鄉入境所見槩皆童山及至縣宇望東南山谷間茂林蒼鬱氣象葱蒨疑其有異詢於吏民有復者曰乃舊龍泉神崇寧中賜廟仁濟大觀初封爵秩曰敷應侯祈禱無不應驗視事之三日例當欵謁渡河而東幾五里始入山門一徑通幽迤邐陟高雜木異卉灌叢駢織山花馥郁野鳥和鳴綠陰濛濛細流涓涓雖當盛夏氣候如中秋塵外絕勝之域宜神所止然顧瞻神祠面北惟有一殿兩翼並無廊廡堂前破屋三間桶折瓦解楹爛墉圯庭地數席茂草荒蕪敝陋狹隘甚不稱神明之居意欲修之而

未遑也越明年秋七月常暘不雨旱魃爲災禾稼枯槁民心皇皇愁無圭粒之收予不安處乃吉蠲齋祓躬率吏民詣祠懇禱曾未浹旬大沛甘澤苗勃然而興選良辰致謝坊郭洎五管二十九村之民持羊酒以祀者不約而應祭畢予呼父老面諭之曰神享民祀民賴神休方其早也予固當爲民而祈神逮其雨也予亦當率民而報神今神惠澤一方功利甚大予欲修置廟宇不侈不陋惟適厥中庶幾少摠報神之意父老輩欣然從之遂鳩工募匠各輸所有經之營之衆力攻之板築基址高丈七尺有奇橫長三十步縱濶六步增建門廡夾屋計二十一間塑像分列齋獻庖舍悉備中有三門門之北一軒名曰凌虛軒以其板築凌空迥出碧虛中也軒之下爲洞名曰通微洞以其自外達中幽邃不可測也而廟之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兩廡迴廊悉皆架木爲欄楯所以備游觀而暢瞻視也欄楯之下皆構厦爲飛簷所以注雨水而防墊圯也一年地基成二年而屋宇成三年而欄楯棟厦成皆所以緩節民力因而循之也兩廡之西有池湛然名曰靈應池自池而西循山腹小逕其外有泉觴沸名曰靈應泉以其旱而取水祈禱無不應也泉之東南其上龕巖之間壁有石佛民呼聖佛因爲小堂名曰聖佛堂世俗所傳祈嗣者有誠得之故謂佛爲聖也自堂東南登峻坂有盤石焉其大幾席旣高且平因置地構圍屋移舊亭名於此以稱其實曰拂雲亭以其下瞰林泉仰而視之宛然隱約在雲間也泉之北緣山逕漸下麓其亭易名曰松風舊名拂雲以其繚繞皆松天籟時鳴清風之來疊疊而不斷也龍泉之景此亭爲尤甚予素有泉石烟霞之癖

酷愛斯地因爲之詞曰望東南兮鬱嶽峯神居邃兮宅山陰松森森兮密成林泉漣漪兮石巒岑朝霞爛兮暮雲深倦知還兮逸埜禽嗟冗宦兮力難任齒盡衰兮白髮侵退食暇兮暢登臨覽勝槩兮動素心歸去來兮思鬱沉肆揮翰兮發清音

隆德府知府韓公生祠記

吳景修

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分所入邑藉兵五州實爲古冀之雄藩朝廷簡求州牧必惟其賢自非碩德重望一時偉人歷覽民風通達治體足以寄承宣之任者未始輕于畀授宣和二年秋許昌韓公自金州移鎮是邦入境移書杜遠迓奔走之勞單車敝馬無事華飾逮其開府聽政偶泉貨窒礙不行城郭罷市幾月公推原法意斟酌民情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不勞指顧弊端去而利源通公私均受其賜河東均糴遠助
邊計公軫念斯民力不暇給飛章直達特允隆德府於廩輸
納溫詔賜可小大歡呼至于布宣德澤勸課農桑甄別善良
矜恤鰥寡其心以愛民爲本且懲兇嫉惡發奸摘伏號爲神
明巨蠹宿奸一旦芟除斷根株而窮窟穴闔境熙然協氣嘉
生甘露芝草獻祥用彰循吏之效父老扶杖相語曰良二千
石政善如此百年未之見聞雖龔黃召杜果有過于此乎槩
觀自昔循良課最優異者非特增秩賜金實以待鳳閣鸞臺
之選我公世篤忠貞勲在王室金州政成已膺褒語隆德士
民復叩天闈而陳善狀乞留久任矣竊恐芝檢函頒陞華近
列霖雨天下非千里之民所得私也屯留傾邑仰德無以申
報乃於佛寺繪像而俎豆之謹採治績之尤者刻諸石俾子

孫揄揚歌頌茲無愧于桐鄉矣公名昭字用晦宣和四年五
月十五日記

敕賜應潤廟記

余彥和

并汾古良郡也惟平陶介於二大國之間又號爲劇邑邑之
南五十里有山焉名曰超山勢高且厚下視邑城山之巖有
泉出焉源雖微挹嘗其味清涼而滑甘耆老相傳歲遇旱禱
於茲未嘗不應彥和試吏茲邑連二歲春夏旱率三禱皆應
如響泉之旁雖舊有祠而圯壞不修榛莽不除因喻所居之
民完而葺之民自赴功不日而成廟宇旣崇復思名號不立
非所以盡報神之道且自古有功德於民者皆載在祀典故
因功德以立名號所以報神於無窮也彥和具以事狀白郡
守前後凡再請皆齟齬不克行及周侯領是邦也父母其民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民之所欲無不從之於是彥和再狀其事於周侯卽請於朝
乃錫以應潤名廟嘗考易之繫辭曰雨以潤之書之洪範曰
水曰潤下茲山之泉能出雲爲雨有雲必應是宜得斯名而
有以祀其功也今聖天子道格皇天德被黎庶曰雨而雨曰
暘而暘年穀屢登海內豐庶至矣然猶以道寧神懷柔之禮
無不備盡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非特寧處而已又能受職
效靈以濟萬物豈非懷柔之效歟號稱旣降周侯復作爲祝
文遣彥和卜日齋戒祭告於祠下是日闔境之內老幼畢至
莫不歡呼鼓舞咨嗟太息謂非我侯不能克成乃事咸願紀
其歲月俾後來者知我侯之惠愛及民德無愧於神而神之
食於斯民永永無窮也功無愧於祀典云宣和元年十二月
初十日記

重修關聖廟記

田特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若范增爲
項楚畫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爲彭城之廢人矣勇而義寡不
能堅事君之節沒世無以成其名若呂布反覆無定雖巧中
戟支未免爲白門之縛虜矣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
大節收僞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
與昔漢火灰冷羣龍鬪野曹操以奸雄之心挾天子以令四
方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先主以漢之宗裔稟寬厚之資負英
雄之氣下將解黔首之倒懸上則懼高光之不血食也屈體
待士奠完舊物公於是時意謂予曹則助賊爲虐逆也子劉
則輔正合義順也於是委贄先主如雲風之從龍虎周旋禦
侮有死無二及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郝陸渾遙受印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謀徒許以避其鋒江東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鼎足強國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公之力與當時諸葛孔明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一世之傑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世說多稱策馬刺顏良於萬衆中遂解白馬圍爲公之美是豈真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傳方先主在許與操同獵公勸先主殺操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乃怒曰往日若從某言豈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公好學通古深識遠見又有大過人者當下邳之役爲操所得禮遇甚厚公視高爵重賞藐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於戲士窮見節義方曹氏勢熾炎劉力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是豈增布可同日語哉解實公之故里廟在

郡城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本朝慮公之廟歲久將敝特降明命而完新之余旣喜敘公之忠節休烈亦將律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

晉恭世子祠碑記

吳勉之

夫齷鼠甘口齧噬膚革洞貫而不知其痛讒人甘言離間骨肉殘殺而不知其僞設斯道者果何心哉蓋妬婦與小人圖利而爲之也然不能移上知抑足以惑中人是則甘之爲害在言益深言之大甘在人誠可畏也昔晉獻公甘驪姬之譖使申生自殺于新城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陷父於戲申生之死不若逃之雖恭爲子之道且失其顯親之孝諡之曰恭亦有微旨國人憐其無罪屋而祭之迄今千百年民意不衰祠宇愈葺者亦所以龜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三
鑑後人爾或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豈獻公慈愛于他人而不慈愛于其子耶况夫奪慈忍愛讒者之不由也初驪姬欲譖申生與優施二五嬖圖之伺其隙而甘其言僅十年而事乃就固非一朝一夕漸薰蕕之臭也始則譽申生之賢而指公之惡次則驗申生之得衆而懼公以行彊終則置毒于胙而取信于公苟非生而神靈躬有明哲其孰能辨之哉且驪姬妬婦也欲貴子而福已優施二五嬖皆小人在濟欲而貪賂信夫圖利而爲之此妬婦小人之常情耳觀乎今之讒或有甚於此者大率衣儒服讀聖書竊君子之名齒士人之列罔有攸賴不顧其私離間人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寮友交朋以至于誅殺殘虐分爭違戾讐惡棄絕者固甚于妬婦之與小人圖利而爲之也天乎好讒之人果造物者使之然耶苟

造物者使之然曷不改造其形爲蛇虺蜂蠆之類雖毒于人
人得而避之明白之甚也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聞以瞶窒
其視以瞽秘其言以暗雖讒發于心中而耳目不得伺人之
隙口不得甘其言是使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寮友交朋各盡
其道而恭睦勸愛之則天下無爲而治矣又何必禍淫以懼
惡降殃以譴邪乎釋名曰碑者悲也申生譖死孰不悲之觀
今之譖愈可悲矣必正其道謹作銘云周文將王太伯走荆
避聖讓位丕基有成晉文將伯申生自經稔惡破黨雄圖始
亨太伯之奔申生之死一啟姬昌一開重耳全生者賢殺生
者鄙優劣之間差遠千里雖云被譖人誰不知辭而可辨去
之可墮弗傷公意奚釋公疑陷父滅性徒使人悲嗚呼人之
爲讒天亦速絕驪姬鞭亡奚齊兵殺謀之不臧旋見屠滅敢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告讒人響應昭晰

唐衛公晉封靈顯王碑記

楊義方

易曰天地變化剛柔相推周流六虛首出庶物陰陽不測者其神道乎書曰欽明文思溫恭允塞嚮用五福降之百祥吉凶所生者其人事乎扶天下之危者必據天下之安除天下之否者必享天下之泰貴盛命也文武才也生惟封侯叢爾班超之氣死當廟食壯哉梁竦之言生民以來王佐之際功德不朽神變無方未有如靈顯王者矣唯王姓李顓元之裔也披地誌驗河圖輿鬼五星鶉首列咸秦之分金城千里王諱靖雍州京兆人也昔在皇唐佐命享崇高之祉迨於晉室聰明降盼蠻之靈生而位尊鼎鉉昇於上唯王起家仕隋爲馬邑郡丞其屈伸之道有如此者惟君子清明在躬視於未

兆惟賢者忠信爲用唐高祖神堯皇帝龍潛勿用養晦遵時振旅北門觀兵極塞控弦十萬英雄生震耀之機被練三千慷慨有澄清之志王密察其變懸識其微自鑠上言道塞其止有如此者太宗名飛帝錄功被竄瀛是時拜王爲荊州總管武德四年破蕭銑於江陵六年執輔公佑於陳郡拜揚府長史安州大都督禹貢九州肇開荆野漢書七郡咸隸桂林文武登任者厥惟艱哉是用拜王爲刑部尚書中書令轉兵部尚書封代國公若乃陰山瀚海大昴西街高皇之憤雪矣是時天子方疇咨邊事昭赫戎容攘夷狄以正封疆聞鼓鼙而思將帥是顓是禡祭蚩尤于北門五甲五兵統羽林于東壁是用封王爲定襄道總管討突厥也帝用嘉之是拜王爲尚書左僕射進賢之官文帝臨軒方思李牧鄧騭授鉞遂伐

山西通志 卷二百二
西零於是拜王爲西海道大總管西渠鞏甲四百乘之戎車
青海葱山五十國之風土唯王戰伐功名事光彝鼎軒裳弁
冕位極人臣享壽隣於耄期累階至於開府諡曰景武昭其
績也贈曰司徒厚其終也其貴有如此者若乃驪穴騰精尼
邱稟粹十翼考連山之象九疇觀洛水之書武侯八陣之圖
充國四夷之學靡不通微索隱極思覃精惟幾也故能相天
下之宜惟變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汾川大儒文中子王之師
也化而不測謂之靈死而不朽之爲顯則靈顯之義也蓋由
此乎晉高祖奄有四方肇基王跡大勲未集戎馬生郊暴盜
稱戈下據成臯之隘王師抗旆遂逾溱洧之郊上將潔誠聿
求陰助明靈在夢式降元符泊卷甲疾趨詰朝請見梟鳴右
纛果召勝風血染長河大殲鯨敵豈止鍾山之草但化人形

卽墨之兵始言神助由是飛章上達制冊垂休青編分字於
日華茂典增封于王爵赫赫闔闔煌煌廟堂雕甍企而翼張
層構竦而霞起繚周垣之百堵度中式之九筵奔星下拂于
綺牕顧兔位竄於繡栊缺二字漢臘常存黃石之祠春露秋霜

無廢臯陶之祀其功德神變也有如此者載嘗披嘉傳恭拜
祠庭讀尚父之丹書預闡英烈讚東方之畫像粗激壯心拂
拭抽毫遂爲銘曰天道草昧聖人經之王有革命賢臣輔之
生爲元輔位尊帝師歿爲明神其用明粢其尊伊何秉旄仗
鉞其神伊何順天佐伐神以功著貌以廟設其祀不絕其靈
罔歇於赫貞珉永刊英烈

立帝重修南神廟碑記
邑之南十里有山層巒聳峙喬松茂翳上有古祠俗謂之南

神塏蓋漢文帝祠也按史傳帝高祖中子破陳豨軍定代地立帝爲代王呂后臨朝諸呂專恣大臣平勃慮危劉氏以帝賢聖仁孝聞於天下乃迎以奉社稷帝謙遜退避恭儉節用夙夜憂勤罔敢逸豫至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悲緹縈以除肉刑勸農桑以捐田租憫老幼而賜粟帛仁施德布雖充溢宇宙而其潛德發躍蓋自代始邑代地民祀以祠宜矣然邑地石焦瘠薄旱則易乾水則易毀災則遽饑惰則失業今闔境之民家務和協人尚謙謹菑害不作豐稔屢臻豈非帝之孝道儉德芳烈未泯事有不便輒以利民猶常不忘於今耶不然何安康福壽之如此也鄉人具祭祀患不能有報虔者於是復新之

重修昌寧公廟碑記

失錄名字

大鹵隩區禹貢冀州之域有虞畫疆封野置十二牧并居一焉朝家削平僭壘徙治唐明慎擇人實艱其材非皇僚碩望莫預茲選故有綏邊之略幹劇之能者始臻嘉靖矣迨於六十載時稱得人昌寧公卽金天氏之遐裔世長水官通汾洮障大澤而能似續其業以處太原春秋左氏紀之詳矣在昔建祠居澤之陽淵渟神瀆洪波浩渺蒲葦蕃膺魚鳥遊泳力田生聚賴其遺利或水潦作沴一時缺雨府帥以牲幣禱之必如響應之驗及天有六氣晦明生疾編氓以豚蹄祝之多獲勿藥之喜故晉陽境中博詢羣祀最越前古晉天福中始有封公之號著於地志冬官貳卿李公輒自樞密來牧是邦以敏識周通宏才博洽一之日舉其條教二之日除其寇攘三之日訪其疾苦四之日抑其權豪明足以照奸惠足以美

俗清素可以軌物端慤可以律人崇禮讓以化下秉公正以御物吏胥累息而祗役民人安堵而受賜庶務修舉千里億寧豐稔之歲旣召繆戾之氣不作然後恢闡橫全施文教化明練師律備武經也樹藝五穀劭農功也導達溝瀆豐財利也慰薦廉能以進賢也招延雋異以禮士也期月之內報政軍府園土彌歲鞠爲奧草逮天恩肆眚獄無累繫惟率吏拜詔而已止以勞軍壁迓使輶爲務公一日班春在侯刺舉列城歷游境內謁欵靈府日堂宇庠陋像設昏翳憮然興歎弗怡者久之諭遼屬曰夫聖人之制布在方策澤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非此五者不在祀典昌寧公生則以勞定國歿則能禦大災千禩而下英風不泯雖飾廟貌多歷年所蕪廢已甚人將安仰蒯良所館猶一日必

葺矧清潔告虔之地棟宇摧侈風雨弗蔽欲邀福於生民耶爰削需心特申諭旨乃命清源尹薛宗孺總領役事平晉簿閩煥躬督之由是料版築度財用涓吉日集庶功一毫之費仰給於長官千功之作樂推於庶士無擾民力無奪農時無伐林麓無煩撲杖經始於啓蟄落成於小滿儀容儼然夏屋輪焉庭祀殖殖寢廟奕奕鼎新制度恍如神化皆出於公之精力也議者謂公宣揚中外鬱然時望匪敢以獄市爲寄入參柄政致君如堯舜躋民於仁壽則是祠也遐邇乞靈懷我夙愛樂章以歌之鼎銘以識之流芳徽於不朽矣凡作正殿並東西兩廡高扉前啓危亭中峙復設廳事於後爲待賓之所舉其成屋八十有二楹乃俾頑鹵刻石紀事辱公齒眷不敢固辭昔孔融以甄子孝聞配享邑社劉涓以太伯廟毀遽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二
修衡宇垂諸信史播厥清芳有以見英雄歲事古今一致惟
公久次授方面之重寄爲王國之藩屏推本俗尙深燭治體
岷庶安其業頌聲載乎路醜髀游刃之餘以興利革弊爲已
任頃出守潭繕完傳置今狀元紫微宋公爲之記邇來坐鎮
并土營構林亭復令嗣令內翰述其事二賢鴻筆時稱後來
之燕許僕閱其文則神氣殫輒露蜜鄙用副指令媿禱昧華
固不能徵公之茂勛休德姑以直一書其事謹而目之云爾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二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三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二十 記三

金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迺觀太華迤邐東游洛
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
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
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睟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
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旣留滯居延吾友渾源
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

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
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
修謁于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
驟曰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
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
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
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
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
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
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
泓澄渟滄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
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

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
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
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栢而
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
松鬣罽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
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
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
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
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
噴吼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
間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
徜徉者久之夤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辯蠡起各主其家山爲勝如郭主大華劉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三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潤顧非龍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崮坐盤石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蜿蜒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
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太原府學文廟記

趙清瀾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
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
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
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鎮分虎符者例
皆修障隧飾戈矛以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
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奧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間無犬
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
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歎館弗修但取故官
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

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
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尚文明
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
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淬勵風俗爲已任始至首謁先
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籍喟然歎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
文之意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
翠甍華而不侈考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
六齋又建大堂於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
殿不數步無階陞可以降升閭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
十步有奇隆基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
楹左右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
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在焉講堂談經既有

山西通志 卷二十三
四
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儒業學生徐韙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農夫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法旣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踈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造無所遺矣

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敘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里而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古之忠臣烈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有殺身以成仁使稱名於後世其功或流於管絃其事或見於方策庶傳不朽者也今之九原卽古趙氏田邑按山海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下舊有采金穴故謂之金山隋書秀容縣有程侯山九域志亦載此山乃趙地禮記檀弓謂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卽此又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有言曰美哉輪焉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五
美哉矣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者武也承張老
頌而歎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疏曰九
京卽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故以京而爲原今定襄東襄
子陵仍存或云趙氏之葬在於襄陵乃武之後非武之先隋
精道寺碑云地連三晉城帶九原盧君竊號之邦趙氏言歸
之地遷史以爲南并北代非此何謂焉迄今九原以公孫爲
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猶有古塚以祠荒而遷於附路與州南
程嬰祠乃九原古雙祠也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之藏山
絳陽之舊墓不知撫何而所載未能詳於此者昔趙盾專國
政於靈公之時以公益驕盾驟諫而弗聽生熊蹯膈殺宰人
持其尸出趙盾見之公以此懼而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
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立

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
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云趙盾弑其君至景公時盾卒
諡爲宣孟子朔嗣之景公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
王戰河上朔娶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嘗欲
誅趙氏至景公而爲司寇乘趙氏世衰將作難乃治靈公之
賊以攻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時盾在外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
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以趣亡朔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訴以疾不出賈擅命與
諸將誅趙氏於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悉滅其族朔妻有遺腹
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有遺腹若幸而生男當立之卽女也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媿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之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曰曰今一索則不得復索之如何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遂謀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於此山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告匿孤處諸將皆喜而許之遂發師隨嬰攻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旣不能立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俱殺之諸將皆喜趙族滅矣豈知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於山中十有五年景公疾下

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惟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入面烏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末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於後宮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孤程嬰徧拜諸將遂反攻賈滅其族復以田邑如故孤名武旣復子爲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謀立趙後今立

子旣成人復其位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矣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至死而安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杵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扼喉而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以此知昔日盾之異夢趙史援古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孫絕而後好誠不妄焉

公問開廣濟民渠記

張元詰

國之本在農農之資在水水之爲利廣矣大矣原其性之潤下功之濟物而注瀉無窮周流不息淪浹之道詎非溥哉孝子河者發源孝義之西山百餘里一水自高唐之西北會於白壁之左次南二水合流四派縈紆遶郭東注入於汾其於常也救旱之功爲最郊之西南層巔崇邱屬溪駢壑經積雨

支流吞并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三二丈邑東卑下之田舄鹵之地變爲膏腴民實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民蘇公仲禮者世習儒業宋公淇者精通筭術以積水窺管知地形高下二公慨然相謂曰今之大旱編戶愁歎孝子河岸高百丈開崖穿洞流渠行水糾多工成之可以救旱今雖不及興嗣歲不亦可乎聞者忻從集工七十五公以已錢代買渠地十餘里費千餘貫就藥家里河口三處卜七月十九日啓土率衆渠長監部入役莫不相勵而樂爲之導及邑之東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間地之凸者削而平坎者積而坦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斷岸則剝木爲槽以通焉積工至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落成三年月日也牛車併人力總二萬二千衆工孫奇等推舉二公作都副水頭立券分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水酌之訟渠枯骨以瓦棺葬於寺之陰會朝廷賜廣濟院二
公及衆工相謂南北地八畝施院下所葬枯骨利及幽冥名
渠以廣濟不亦宜乎且田之瘠者一溉之效稼穡如雲變磽
确爲膏腴轉貧窶爲康阜此濟之廣又可知矣夫先王之治
天下也始於一夫之遂成於萬夫之川有瀦以聚之有防以
泄之史起導漳水以灌鄴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民至今歌之
二子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利寧讓前賢之嘉績也哉同導
河者五仇家里王家里仙開觀龍渠皆不就獨此渠成焉則
二公之功尤有不朽者爰是紀其始末俾後世知創始固難
而成之非易易也

襄垣修城記

楊丹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弘廣殆將百里而遙東連巨鎮北背
喬峰峻巘大壑深巖多人迹之所不能至者國家收復之初
奸雄繼踵蟻聚蜂屯嘯集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
動則彌岡絡阜旌旗續紛鼙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
噬立見齏粉於是郊邑相通舉無壁壘洞然九達之地故闔
縣之民扶老攜幼奔走不暇幸延朝夕之生實賴令尹韓公
抱忠貞之節懷慘怛之愛披堅執銳爭爲先登不顧矢石前
攻後突若陷無人之境用能折馘執俘殲厥渠魁遂稍稍引
去于是命民興役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寇退則挈
杆而赴工故內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中得保首領
庶全族類其利溥哉爾後比及二年元凶羣醜雖漸夷滅尚
有遺類爲吾民害天會九年春韓公又囑其耆老而議之曰
內城起於倉卒姑濟一時之難然地甚狹迫而不能容民蓄

衆今將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復許乎聞者莫不忻然而從遂經營構畫計其貧富爲之等差分部定力咸適均平故人皆踴躍盡瘁更相勸督一無偷情曾不踰旬而百堵皆興昔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信斯言也其城週環六里三十步其墉高二丈厚二尋之半其壑深二仞其上睥睨具焉闢以四門層樓上起壯麗可觀故倉廩府庫可得而長保也神祠佛宮可得而致飾也庠序可得而開設也市井可得而陳列也居民可得而安定也編民咸喜室家相慶人人皆自謂更生之福矣嘗觀有建一橋梁以通險阻達一水泉以利灌溉善則善矣其利益小然人可得而歌頌之矧乃成城之功哉夫城者所以保內捍外以聚人民扁鑰土宇緘滕地維斯乃久大之功無疆之利雖著竹帛勒鐘鼎不爲過矣韓公之築斯城也銳然亡優柔姑息之心所以能興百世之利由是觀之則其爲政可知也朝廷嘉其有功遂以榮遷經任迨今幾六年矣政聲流美噫襄垣山水秀異才士風流淳美又得宰平之賢政事訟理一境無虞四民安業可不善而紀之謹卽其事而述之非溢美耳

不美潞州儒學記

毛 麾

禮經有言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蓋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靡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爲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間遵古制迹掄選賢能稱爲得人享祚長永惟漢唐爲最如漢之文翁唐之常袞又其超卓著見者也文翁

守蜀起學成都市擇諸生開敏有才者親加飭勵待以殊禮吏民榮之爭爲弟子富人出錢求之大化僻俗學於京師者比蜀於齊魯至孝武帝令郡國皆立學遂從文翁始衰爲福建觀察使初建人未知學衰大設鄉校使作文章躬勤講道與之鈞禮游饗得預習爲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厥後建蜀名士輩出聲動海內三公各立生祠春秋配享迄今宗仰顧不美哉皇朝龍興太祖應天順人以武定寰宇太宗聖烈丕承卒其伐功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而儒學之事未遑徧舉逮世宗撫運御極猶殷高宗周宣王懋中興之業乃賁明庶政表章六藝卽京府立教養之法合菁莪樂育人才之雅外官到任謁境上神祠首詣宣聖文明文治寢以隆昌矣主上嗣服遙追順孝旁招俊乂用闡大猷降及節鎮同京府教養

復經義宏詞制舉添律學人試義童子念六經諸科擢等凡在選官益帶提舉學事文風炳然將匹休三代下鄙漢唐也宗室懿親左右貴臣比比分典大藩以明倫善俗風教是尙前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李公領懷州節度旣告致政不數月復起領潞州節度公澤之高平人澤今爲覃懷支郡而舊隸上黨二除皆衣錦寵命輿論所嘉焉下車未幾千里翕然若素被陶冶稔聽號令知所畏愛矣一日與賓屬議及州學歎咨隳毀且怪其制度卑隘則知兵火之餘因陋就寡草創所成卽謀重修務增廩而一新之邦人大悅前有形勢之家冒侵地土久假不歸者盡歸之鄰接相礙參差斷缺不能自安者盡願斂之於是捐清俸請公帑助工役繪圖按式大加營建正殿中峙長廊翼舒殖殖其庭高門有伉殿次起堂

以待橫經問道譙談仁義中門東西兩序對爲廳事以俟奠
謁之官更衣望揖至於生徒齋館貯藏庫廩一一備具莫不
棟宇雄壯丹堊鮮華耽耽闕陽沈沈闔陰使望之者悚過之
者趨在侯伯之國禮典之廟實爲稱矣公以提舉職事每常
放臨督勉進修曲爲誨諭豈有繼城闕之游佻達而失其業
見行俎豆之禮祗廻而不忍去異時觀光應聘當有若蜀之
楊子雲司馬長卿建之歐陽詹者出焉彼文翁常袞亦安得
專美於前歟學之正錄士來索記言麾辱公知遇作同志友
乃獲具慶斯文之亨會庸贊吾道之主盟是記可書也故樂
爲道記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不

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
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題秦氏
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三十年間
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
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元兵上太行
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
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
公之鎮是邦也蒞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蕪峻以環
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
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
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
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

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人人說服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髫童執禮登降跪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袞在福建也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宦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內州等我侯之敦諭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迂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筵齋廡庖湏之次儲書之室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旣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戎馬介冑之間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

楹而歌者曰學之邃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宮不才閣筆視久矣聞其歌而說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英濟侯感應記

史純

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爲烈石神蓋里俗傳之訛取山石分列水從中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之圖籍乃春秋時趙簡子臣姓竇名犢字鳴犢與舜華齊名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故立祠祀焉廟無碑記年代悠遠靈異之迹難得而考詳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腳間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毛深疑神物窟宅隱伏於中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惜乎地多沙潰

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之下矣或說若時亢旱則吏民祈禱無不感應加以隣道之人亢陽愆歲則不遠千里扶老攜幼奉香火修禮儀俯伏祠下恭虔請水起之時到之日無不雨足是故一境之內隣道之民莫不仰賴舊廟臨汾流而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水漲溢遂易今廟邦人祈求屢獲感應守臣敷奏頒賜廟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而廟食焉英濟之名蓋取生而英靈死而濟物故也里諺云歲無怪風劇雨民不殃癘穀果完實皆神力也按孔子家語孔子至河間喟然歎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然後從政及其得志也而殺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

郊竭澤涸漁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遂還轅作槃操以哀之孔子大聖尚當時而賢之况後世乎今縣境有竇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城明其二大夫皆河東人舉無疑矣大定二年僕被奉恩命叨領是邑承流宣化非所長也到任之初但仰稟大府約束遵奉教條而已入夏以來雨澤愆期下民皇皇幾不聊生土人祈禱實頻而青天湛然烈日如焚驕陽馳騁旱氣轉甚左右曰子爲邑長此有靈神何不祈禱而豈忍坐視生民之斃耶遂率吏民於五月二十日恭禱祠下焚香奠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蔽蒼昊伏光景遍滿山谷須臾雨澤滂霈比及還城三十里間如綫不絕抵暮猛若飈盆拂旦則天氣廓清雲收大野由是嘉穀奮興根葉潤澤引莖拔穗

不失時宜萬姓熙熙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也此蓋府尹相公賢明愛物感召和氣上動穹昊致此休祥一路霑惠僕何人哉預此盛事噫竇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於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廟食於此矣靈異之事若不刻之堅石恐歲月寢久寂滅而無聞僕業不在文故博採輿說顯應之跡實而錄之

晉先軫廟記

趙揚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乎盡智竭忠匡國利民生樹鴻勳歿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矢之素心也卽未盡智竭忠匡國利民偶一眚之微未之能補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爲臣之戒其身雖歿徒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爲臣之本願哉不得已也春秋時晉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楚齊秦更霸皆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時有謀臣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賁育之戲嬰孺由是始成文公之霸殺之戰擒三帥若狐猫之捕鼠由是克大襄公之烈縱橫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夫爲之主謀也當文公初薨襄公嗣霸秦師伐鄭取路于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卒以抗使匹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囚公曰母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及敗狄于箕師垂勝矣大夫念昔常違禮于君意以爲君之恤我惠不加討我何面目以處狐趙之間况後世必以我爲無禮于君之人與其含羞而苟活不若敗狄而殞猶足弭難利國死且不朽也

遂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憐之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概也嗟乎人均一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太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箕之役大夫不復命蓋知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解猛虎于陷阱此謀臣策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既不及退追之弗逮感發于中不得伸乃不顧而唾以招違禮之愆尚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夫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至而事勢旣專嫌隙隨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流弊之極至有遠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跡者孰重孰輕宜乎芳聲義烈傳千古而無愧也箕土之人迄今仰其遺徽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絕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三將脫簪而還其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爲之記

汾川昌寧公塚廟記

張守愚

天有五行水爲之長水之爲用大矣哉極天下之信善利萬物而不窮苟失其信亦能害萬物至於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當其爲害時聖王在上用能俾乂故自五帝以來有水官掌治之少皞之裔孫昧爲元冥師元冥乃所謂水官也昧爲之長昧之子臺駘臺駘能嗣其官業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顓頊嘉其功乃封之汾川厥后有沈妣蓐黃四國世守其祀而不絕至春秋時晉主汾乃始滅之子產是以謂臺駘汾神也良有以焉寧化縣郭西南二十餘里有定河村村側有小邱左汾塹右谷口高且尋仞廣殆畝餘上有叢祠古往流言謂爲臺駘墓主汾神而土俗雖承傳之久亦不知所以然又不喻建祠之由第以土地神視之故其祠宇稔爲風雨所敝

莫之省也今按縣境處汾水上游實太原之域昔臺駘業官於此受封於此其生也旣有功於此而死乃葬於此不其然乎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山林川谷邱陵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臺駘乃勤事禦災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之族也禮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災則禱之說者謂祭其先世主山川之神非獨祭山川之神也明昌五年州得任從仕爲判官任諱知微博聞之士也因悼徒俗顓蒙竄神之祠乃追討圖誌以春秋傳考證之覈厥事迹知其昭然不紊爲神之墓神之廟矣乃與儒士史世雄宋鉞取舊圖經叅較編次增補其闕具載以事以示鄉人由是民曉然知所敬在是乃相與修廣舊祠闢其堂塋易庫爲崇延袤兩序增爲周廡

蔽其陽門益之東西偏至於塗墜瓴甃繪飾之屬煥然一新
仍得任公所書故事封爵廟號榜於題觀者莫不喜悅然後
衆乃環聚而言曰惟神瑩兆廟貌既在吾里則神之靈尚安
往哉且吾里之生成賴汾河之利益水而居未嘗有泛溢之
厄得非神之力乎今祠宇既寧吾屬當以時敬祀之以報神
休於是以前歲仲夏潔誠修祀具牢醴牲餼奠於堂上作樂
舞戲伎拜於堂下是日闔邦遠近觀者如市大為綴樂以極
歲一方之遊觀也自承安以來仍歲遇旱羣僚有禱必獲嘉
澤從此邦人荷神之庇益深而敬祀之心如在之誠不敢慢
若稽神之靈應在人者遠則唐有令狐楚謝雨文之碑次則
晉有昌寧公之封近則宋有靈感元應公之贈宣濟廣惠之
額今則靈威素著定河之稱舊郡守賈公禱雨獲應詩皆可

證驗茲惟典故之實及耳目所接可信後世者概書之石以
著鄉民興祠崇典之實庶使後無復有昧謬如前日者云

大茂山總真洞脩殿記

岳安常

竊以深山大澤實神龍之所居焉觀其陰雨之所晦冥風雲
之所吐納協其時而啓閉應其候而殺生非有神為之主宰
亦安能至是耶夫五岳者實洞天之所也據方作鎮列地成
形曰東曰南則有岱衡之尊雄曰西曰中則有華崧之鞏固
維北岳恒山者號為大茂焉前則與太行相連而至於河左
則夾廣閭為輔而入於海上參乎畢昴之精俯臨乎趙代之
境高聳峻極乎四千丈磅礴週迴乎三千里凡有國有家者
莫不加禮而致祭則有常典在焉其神峰之西南不二十里
於巔崖絕壑之下有洞曰總真古老相傳謂之金龍洞也其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洞極深莫測或有持松炬行數十里有河水湍流人至此而不敢涉迺迴焉爾雅所謂恒山有太元寶泉者得非是乎歲或旱人不遠千里而來祈禱無不應稍褻瀆則洞中號怒池水洶湧迅雷烈風應時而作人急焚香謝過乃止由是四方之人彌加敬信自宋守臣薛安撫嘗親三詣龍祠祈雨皆得感應於是表上封爲利澤侯又加封明惠公迨至本朝因其舊封而不改今上卽位復以金龍負符簡而投於洞中嚴禁樵採仍封閉洞門以絕出入前舊有龍祠不能究其建立之歲月有杜師者修真士也於洞側起圓室而居已數年矣爲人所敬信欲重修殿宇與其道衆謀之計財無所出鄉豪李敬等皆輕財好義卽贊成之於是富者施財貧者助力匠者輸工故築室採木畚去鍤來蜂攢螳聚役畢舉而師未嘗出

其堵不踰年而殿宇繪飾一新予友人李師謂予宜記其事故謹述之太和四年歲次甲子冬至日立石

重修天慶觀功德記

元好問

吾州跨西岡而城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謂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宇率無以稱故以廟學道觀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載元宗親謁太清宮上聖祖元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元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元元像事之五帝列侍左右杜工部謁元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元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則此觀其起於

代宗朝乎元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存知爲數百年物人以魯靈光比之元元像博士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像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元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則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肯以七爲斷乎意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元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冉宗閔明慶記及杜岐公衍列仙亭題咏者如此宣和末金軍入郡境益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

木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元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館內道士守冲爲予言兵荒之後所居無尺木寸甃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歎予年邁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觀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云是元元誕彌之日及期有鶴降此多至十數少不下二三州人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旣至翔舞堦庭了不驚畏黃冠千里來會者頂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余兩見之特亂後鶴不至耳此觀旣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高齋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牕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
無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
文往往傳在人口能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
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
皆遊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旣重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
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
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王志常度守冲老師
年八十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履出遊路人爲斂
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遊皆州里名賢志常出農家十
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
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
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

者也因謂守冲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
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
以所聞撰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於平生
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爲真
元故事其詞曰胎僊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蕤兮光陸離來
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
厲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
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元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
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憺忘歸趣雲
裝兮莫子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而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館劉浚明之深交以滹水新渠記爲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峙遂爲大川放
而出忻口竝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遠上世以來知
水利爲可興故常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爾朱邱
村人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其鄉後家之僮僕欲從忻口分支
流爲渠鄉之人以是病公爲較息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媻嘆
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
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向陽里農民以盜
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勾連無從開釋
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美率鄉曲大家
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揆度以先廣威
常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協助之歷二
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

村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
鄉人預議及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
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之留意焉
余以爲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
尤多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
堰率因故迹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言
之夫水在天地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乃天地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
以侮文法身思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
不平以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
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事者乎矧夫
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藝文
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
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
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况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
時而無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
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便惟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
而克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驢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
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投袂隨爲豐年今
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
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早曠爲虐乃無以療之求
象龍侯商羊坐爲然厓暴巫禳禱家所誤縛手困窮咎將誰
執方侯之落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汙汙淨綠盈溝若大有力
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

收入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霑一鄉斲勞而
爲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
吾州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
儘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邱隴特沮洳之漑而已
若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
限才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多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
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
中故兼及之侯名于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
上吏曹矣新令限至朝請大夫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
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八人仕至蠡州酒務使侯所
謂是以似之者歟會大父景季士人

元

懋華堂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藝文

三

棣華堂記

郝經

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乃植棠於庭名曰棣華取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稚比次以序抑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燦然有文無闕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其親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服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逼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吾世使子孫任爲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於許洛之間獨先君

以經北渡居於保以有弟妹孫子而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穰穰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苗彼本枝是聚茲堂堂始有華實大吾家玉崑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華韡韡有衿青青突厥棟焚鞠爲荒榛棠華弗凋中堂獨存鶴鶴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歸彼高寒鴻雁于飛哀嗷嗷嗷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恭况茲庭實祖植父封爲告鄉鄰勿戕勿剪庶幾遺陰本根不斬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路是傳越千萬年

文水龍堂記

石爲楷

文陽之邑古號平陵在春秋則本祁氏之田當炎漢則廼大陵之縣至隋開皇更爲文水蓋西谷之水其水多文因以名焉地貫七鄉民踰萬戶土膏氣秀財豐俗淳西山橫列而壯其形勢東汾環流而爲之襟帶風物繁華英豪間出製此美錦無非匠才是以朝廷命耶律公宰之豈意驕陽肆虐甘澤不霑歷禱名祠弗獲靈應公曰文谷之河出於名山豈無神龍主之吾將禱焉廼率僚屬吏民至河之濱陳牲酌酒而祭之曰今旱旣太甚人不聊生如縣令蒞事不法臨官不職神降之咎無辭焉且邦民何辜耶况鬼依人而行禱於神而神不聽其將疇依請三日爲期如能霑澤當時設像以答神休其或不是是神無靈於人矣不三日雲蒸于文谷之源微風扇而條不鳴輕雷動而雨乃作若遠若近旣霑旣足重生草

木之華竚見豐登之慶於是百姓懽忻一辭播美因建廟貌用報靈恩卜地于文谷之口開基于西山之阿芟茅啟土偶見舊址長廣縱橫默符所料獲金鍍古錢數十形模差大篆文不一異哉徵應有如是焉將以爲垣患乎闕塹忽雷震崖崩石皆碎烈楞角方正如出範模墉壁旣完靡有餘者其神力所助昭然可知矣弗勝馨鼓不日告成廟宇一新繪塑克就儼如在之貌嚴可畏之威厥後百里四方有所祈求靡不獲應嗚呼非公精誠致祭何以動神之靈德耶非神應期錫雨何以表公之善政耶宜乎福蔭生民血食萬世不絕矣爲楷旅食鄰封竊聽輿議輒紀其實垂之將來俾後賢知至誠感神不誣矣

自京霍州新遷學記

段成已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藝文 三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爲先聖郡守邑長
徧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目不
睹瑚簋之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創復儒生
之家以勵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
餘風遺俗狃於舊而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
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官有司以治道
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霍之爲州又當河
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際奔走將迎日不暇
給其於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月韓侯奭來典此郡下
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趾莽爲瓦礫惕焉而懼蹙
然不寧退卽公堂會同僚徹里伯高侯忙中斛暨諸郡吏共
商畧建立事衆謀僉同如出一口會大府以府掾分屬諸郡

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爲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
初進士張國維營葺累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
材僅得三四而棟梁柱石之用尚有缺焉相學之舊卑陋狹
隘不足以竭虔妥靈廼卜宅於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
甚宜命工蒔焉得地廣三十舉武其表倍差樹表定基各有
攸當以諮於故老故老罔不悅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廼
共分廩食以濟其闕徵庸僦工人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
徹里伯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爲歎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
十月正室成栖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快
然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瓜期以
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予以久病爲解而請益堅
廼諭之曰子產不毀鄉校於鄭訖春秋世鄭不乏爲禮義之

邦文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益而號稱易治子產文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禮俗之成其亦知所自矣此不可以不書至於施地施財力其厚薄之差俱列之碑陰以見霍人嚮道之漸

重修汾東王廟記

弋

書於望秩於山川祀之有品秩所以報功崇德正人心實國家之大事聖王之所重也是以天子然後祀天地諸侯則各祭其境內山川百神邱陵墳衍及聖賢之嘗有功有德於民者故五嶽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其或品秩之不同尊卑之雜糅則雖粢盛豐潔牲牲肥腍神其享之乎王始封爲唐子變更國號爲晉文王之孫武王之子成王之

母弟生有手文之徵幼承剪桐之封蓋天啓之也故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歷世四十歷年六百其間賢智之君繼作如文侯之復東周文公之霸諸侯獻襄公之啓土平悼之好德所以藩屏王室而潤澤生民者不爲不多則其奕世之血食於此邦也宜矣古無原廟制今王之祠於此者是其後世子孫以國號因晉水而爲之耶抑邦人思其遺恩餘烈而爲之耶按晉陽志載魏書地形志云晉陽有晉王祠然則王祠在此其來遠矣自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迨宋天聖後改封汾東王又復建女郎祠於水源之西東向熙寧中始加昭濟聖母號則其品秩旣明矣王殿前百餘步爲三門又二百步許爲景清門門之外東數十步合南北驛路則廟之制又甚雄且壯矣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當聖母殿門道而東制三門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藝文
焉王之祠日就頽圯而弗修祀事廢墜而弗舉因循逮於兵
後累政惟求山水之樂而向之尊王之意邈不知省可勝歎
哉總管李公由山西兩路宣慰使承特旨來殿是邦牒訴之
餘講明典禮修舉百神之祀如李晉王狄梁公墓臺駘狐突
竇鳴犢諸廟悉爲完護以謂王之廟制尤甚委靡而特爲釐
正之禮也加之中書右丞張君勉以興滯補弊之語適與公
意合遂敦請道者班公守中住持以圖完復之漸卽以其事
具奏天子嘉其意特降優詔俾加營護仍諸路掌教真人張
公以劄付令提點廟事先是殿宇摧毀神位迫窄廢壞皆補
完而更新之內外列以宮侍卿大夫武衛如王者儀又創寢
殿於其後又志書載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水以灌晉陽後人
因之蓄以爲沼池西際山枕水爲祠齊天保中大起樓觀祠

西山上有望川亭祠中兩泉北曰善利南曰難老皆作亭以
庇之祠南大池西岸有流盃池池上曰均福堂堂後曰仁智
軒其南曰湧雪亭池中島上曰清華堂亭曰環翠邦人歲時
行樂者甚夥儲香火之資以爲祠中補葺費然則景清門之
北爲遊觀之所者甚麗且幽敞矣今王殿之外雖未能盡如
舊制誠能續承公意營葺不已足爲他日克復張本其日公
語僕曰廟制之舉略見端緒將文諸石以志其梗概使人不
忘前賢之功德知祀事之有品秩尊卑之不可雜糅聊以明
典正人心以爲風化之本僕曰此固有益於人者多矣敢不
承命遂撫拾前說之可考者而粗書之至元四年建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藝文
梁公祈雨靈應記 帝甲益樂 帝甲益樂 帝甲益樂 帝甲益樂
零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零斂之人教習舞之

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爲所祀之先者何哉蓋以二氣良能天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葬沉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內自秦漢而降因革旣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遣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災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茲距平遙之南有所謂超山者崗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麓臺抱腹諸山對峙獨茲山爲最高路轉峰迴林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晨煙夕霞燦若畫本往往騷人

賞客登臨嘯咏窮日而莫能去焉山之麓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其上立祠苾之或謂雨暘之徵無禱不應宋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是名益著聞其或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於道路今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革命攻城畧地爲國虎臣績紀太常勛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符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袂相屬也鄉民受賜餘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易槩舉朝列公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爲平遙令夏暨秋旱甚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爲言者乃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雷礮電明香火未收甘雨洪注均浹縣境於是和氣充盈拊蹈布野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以享其誠神非我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人禱祠其或靈貺不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實不德殆偶
然而雨遇歟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是皆恍惚而不可復知
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之捷也衆復曰古人有致雨反風蝗
不爲災虎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復又何辭焉旣而
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仰太息以爲瓦老
木腐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且念比年以來水旱之變意其咎
或在是因其故廟悉易而新之明年會更官制遷除於外者
凡十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
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俸繼欲增廣之遂命安君文
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近之民與邑中好事者翕然相率
以助貲先建東西兩廊後葺闕宮前立獻殿不三月而成復
以丹青潤色于神像於是嚴其鑄鑄以時啓閉使褻味燕器

莫敢淫瀆于祀典罔不愾然知所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
賜額褒崇之意實自邑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啓之洎金之大
定中蘭尹嗣吉寇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作新
廟今刻石俱存况我侯涖官一出於家法方其初仕有仁民
利物之政今猶頌之如宰介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
以溉民田及代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留爲恨如
同知于懷孟子郢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於兩廣四川雖在
炎荒僻遠莫不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用是聲聞於
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
易以淺近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鄉
人合辭以記爲請義不可以不敏辭嘗本其地之始也虎豹
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禽鳥樂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伏方是時安知有應澗祠耶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恠石之墟
以爲鄉人祈福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竹管絃
之聲游賞於其下則山川之盛風物之美登高作賦弔古書
懷宜其覽者自得之余惟春秋書法喜雨憫雨皆曰有志於
民者也自祠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經歲旱
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爲心者惟此數公而已是宜大書特書
而屢書之俾後之爲政者將有所感必以侯之心爲心則民
可得而治神可得而享矣又念丹青所以昭神像也丹青有
時而渝廟宇所以蔽風雨也廟宇有時而敝後之廢興成毀
皆不可復知獨茲山之神與泉之靈同宇宙而常存民托靈
芘宜血食於無窮焉於是乎書之以爲記

莫 黎城縣重修宣聖廟記

權秉中

天地吾知其不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不喪也一
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不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
其不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流萬世而無窮
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淵源濬而流派遠者也三才五常爲
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
源不亦濬乎孟荀楊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日月山嶽
河洛間亦有裂有缺有崩有竭聖人之道大中而易行至正
而難犯萬世不可易故無虧焉後世有天下國家者崇其道
尊其教宜乎歲時致祭永永而不絕也韓文公云自天子至
於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耳然社稷
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祀事巍然南面哉柳柳州亦言
夫子之祀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

三王無以侔其大也由此言之自生民以來信乎未有如孔子者矣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惟承流宣化者崇其廟以恢其教斯可謂達其本者也黎城南門左舊有宣聖祠金大定間昭義軍節度使李文簡公宰是邑廟宇視他邑爲最鉅兵革之際焚蕩殆盡踰三十年至國朝已未年縣長趙思忠訪廟故址築以繚垣而無朔望拜祭之所中統建元先伯父鳳崑君主簿事爲屋三楹春秋釋菜焉厥後蒞縣者漫不加省迨至元十年冬磁州倅劉渥來尹於此下車卽慨然有修廢之心越明年政通民和乃謀諸僚吏暨鄉先生鳩功募材庀徒歲事以廟故址偪促稍徙於後簿尉姬紹榮董其工役不一歲而廟成高敞爽塏令人望而生敬乃塑聖人及十哲像冕珪珠旒悉用周制鄒究而下從燕居之

義翼侍左右方經度其餘秩滿弗克就銅臺李琳代任思繼厥功洎同僚末魯不花溫庭瑞築建大成門餘亦闕如也三十一年春達魯花赤也孫朶力圖興修同縣尹成簿尉馮集邑之二十二社長相與計工度木爲周廡爲講堂爲齋舍爲應門爲諸生肄業之所凡七十二楹又繪七十二弟子配享漢唐以來諸大儒從祀焉今年夏余受命過里拜先聖先師顧瞻其禮殿巍如兩廡翔如門楹闕如講堂邃如齋舍潔如基砌縝如日擊其美而心豁然所以爲美也竊惟我國家混一四海崇尚儒術詔諸路府州縣邑舊設廟學書院損壞隨卽修完爲首令者往往榛蕪不治今吾邑前後爲政者皆能謹庠序之教時時踵脩之上以副聖天子恢張文治陶鑄人材之意下以使鄉閭後進踳踳濟濟習俎豆揖讓進退之禮

蓋知王政之大端承流宣化之達其本者也余里人也幼受經於斯百廢無一舉今拜廟於斯百廢皆一興熙熙聖化中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故撫實而樂書之元貞元年秋九月望日記

藏書樓記

許有壬

聖人之治天下以教不以政蓋教所以爲政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堯之政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三代之政也其有不及則有以濟之故不帥者移之郊遂而夏楚二物以威之甚而至於用刑以弼教則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是古之爲政未始不本於教也是故納民於孝弟忠信而躋世於太和世道旣降教與政殊不本於民心俛俛乎事爲之末先之以簿書期會繼之以獄訟撻笞先王之所以教不

泯者幾希治不古若有以哉皇元紹百王之正首務教民日月所照莫不建學分職守之餼廩優之長吏主之風紀勵之而所以教之者何哉亦曰先王之道而已先王之道存諸書教之之具未有舍書而能者也然郡邑率事虛文屋宇傾摧尙不加省而所謂教之之具蓋無幾焉教化不行職此故也黎城有學歷數政而苟完學者苦無書白君謙來尹歎曰市肆則有貨也庫廩則有藏也道宮梵宇各實其書曾謂明倫之地反不彼若耶於是直堂之右作屋六楹重霑架空樓出其上材良制工旣崇且堅首出已書以倡吏民又規金息贏鬻經史子集共四千二百二十七卷插架充棟秩然炳然來謁予記予惟聖朝涵育陶冶舉善教不能唐虞三代之所以爲政者不過是也白君又能祇奉德音學不虛設而充之以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三
書知以教爲政矣承流之賢者也遂告夫邑之人曰夫子聖人也其學亦始於觀書今邑之士有書而讀之矣必得之心必有之已明善復初業精行修出而爲良才薰而爲美俗俾朝廷之治不愧隆古而尹之期於吾士者庶幾無負故予樂爲之記以待其效焉罔俾斯樓徒爲邑之觀美也

重修風伯雨師廟記

毛鐸

河中屬邑曰萬泉近邑之山爲綿山山東南之巔有古祠焉祠下有臺曰崑崙耆耄相傳漢之建武九年光武親幸登是臺而祀之因封之曰風伯雨師之祠敕修其宇梁紀泰和七年重修焉大德壬寅坤輿大震以神異廟宇秋毫無犯廟之歲月綿遠上雨傍風神棲不安廊廡幾壞萬泉縣張德明倡衆而理之大德丁未同社衆管材耆老募工鳩役朝夕無懈

親臨鑿督其事衆以舊制之隘欲擴而廣之命工平石以鴻其基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爲棟五楹廊廡香亭蛟室龍宮水府之吏雨部之神魚烹之所侑樂之廳咸各有秩儼然人望而畏之其衢路之湍停石遏者決瓦木之腐爛圯壞者徹門宇之傾頽荒廢者設赤白之漶漫剝落者潔輪焉奐焉爲之一新經始於大德十禩十月落成於至大二年某月近祠居民乏井祠右以神祐二泉湧出名曰雙泉其泓澄渟滄冬夏未嘗有涸可飲數千室祠跨綿山之陽其地尊大高明山勢異奇杉松栝栢叅天蔽日木蘿松鬣晉人衣袂莫之敢剪伐者神之感應若桴鼓然語神之德法天之令敬民之時燠而燠寒而寒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東臯南畝百穀用成民獲其養也語神之威麾馮夷令天吳驅蛟龍鞭鼉鼉電光灼空而

火鏡飛霆聲震天而冰丸擲天瓢一滴下卽滂沱溺邱墟沒
桑麻民被其災也民依神之威德早則禱之水則禱之人疫
則禱之其應也如影響歲時致祭數郡畢至疇敢不祇若神
之靈應陰隲於民朔望香火春秋豆邊世享其祀也宜矣余
去歲重午拉友來遊日輪停午畏景炎炎人疲馬倦塵滿纓
汗浹背登臯門而憇汲雙泉之流一酌而滌唇吻再酌而清
肺肝炎蒸坐消恍然冷雲之秋也松風灑面嵐氣逼人襟袖
毛爽骨清盤殮共享壺酒同傾獻酬交錯一觴一詠雖無孔
北海之尊曩謝東山之絲竹亦足以適野興快幽情洗闐闐
之塵坳耳遠目所及而中條諸峰若相連絡川原村墟隱約
微芒蒼林翠阜葱菁鬱鬱分畫條布歷歷如畫坐致於几席
之間固可尙也朝煙夕暉晦明萬狀和風佳氣融洩動盪四

時之景無窮遊人之興不已登臨眺望長嘯浩歌樂而忘歸
彷彿不忍去也已而樵夫唱晚牧笛橫秋牛羊下來日之夕
矣欲緩轡式微切有所感嗚呼歲月忽忽人生易老余日昃
之離駸駸晚景齒豁而廢嚼足跌而方步有重遊之心無重
遊之日良辰好景不能久賞可勝歎哉今也時和歲豐民庶
而富可以敷詩書之教申孝弟之義變澆薄之風爲淳厚之
俗崇揖讓息紛爭出作入息耕食鑿飲老有所終幼有所養
庶乎康衢之下復見含哺而遊者鼓腹而嬉者擊壤嗚嗚而
謳者帝堯之遺民也伏願吾君之壽兮南山吾國之安兮石
盤黎民同享太平之樂兮不飢不寒適愚臣之素願兮誠忭
而誠懽

重修中鎮廟碑記

劉祁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鎮謂其能蒸雲洩雨障敵固圉係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天下者以時舉禮典遣使薦享祀文自製惟謹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於神明以祈景福周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荆曰衡在雍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并曰恒在幽曰醫無閭在冀曰霍名於後不可易惟冀據北方地最廣邈河東尤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在其巍大隆峻深厚廣博子諸峰而孫羣垤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萃秀於霍東北橫壓汾流根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亂屏如列壘葱崒峯聳撐九霄納三光岌岌凜凜掩歷山而吞姑射矣神之廟侈於唐貞觀間歷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

曰靈應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廟享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有蓋不可殫記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祠神無不灰燼瓦礫一空而是廟也巍然獨存可謂異特然其年深歲久摧頽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盼齋咨是則崇飭泐掃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侯禎一旦謂其府官張仲良暨僚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準望四海所知而坐視荒寂顏實有以覲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是達官貴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水於山陶甃於地市丹碧於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壬寅之四月迨仲秋功畢於是椽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圯者朽棧之雜駁者一華棖文粹煥若一新而神像儀衛整整生氣若欲起立者邦

夫過客瞻拜奠酌加肅而山之雲煙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
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安陽聞之未得一謁而李侯
書曰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於碑誠得吾子筆
爲幸繫官戎行不獲走請於門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
事奠神祇崇祭祀非常所能也自侯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
謀帥幕以才氣聞一時今爲此舉甚偉其府帥僚吏皆知爲
政佐長之道合心叶力以成其事皆可嘉迺直書其始末且
爲之詩以刻之其詩曰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潞西界
汾晉崔巍磅礴雄峭噫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神廟有
國所修膺牲馨醪以薦以羞迺興祠禱迺事觀遊冷風甘澍
一方陰休時危世季祀典莫舉木老瓦腐不可觀顧鄉人興
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
補頽半載告成麾幢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挹鬼神亦驚里
閭父老再拜告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女得織
歲稔家安皆神之力奉承祭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於
碑茲山之久大地與齊茲神之廟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
隨之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三

翻之千煨萬之師之罪之

輯茲山之入大也其德茲師之陳與山無終李封之各亦陳

類然宗安皆師之師之本榮蕙無怠無欺可以示後修文然

聞文宗再拜告曰自今以茲師來血食吾只掛棘青枝新蘇

蘇蘇半燻古如壑壑檢藝圖餘蘇門萬只韻蘇



